光海君日記

百十二之四

205225
昭和 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丁巳

丁巳二月朔初一日丙申

盜焚江華史庫府使權盼救之而止○司果閔仁佶上疏曰臣今日路上不得直所學官臣李元亨來見臣曰今此兇檄李存榮製述之事致山言于令公令公傳於名家事有人言於我令公其知之乎臣答曰此說那來仰知兇有如此之言必中於門客乎云云元亨不言言根出處當更問云我當以言云臣既仰此言心神飛越不能自定雖陛之亨安問其言根出處云云又不明言且曰今夕當陛其處詳仰更通云臣以仰此言仍念制檄必有其人不容一刻含嘿謹昧死以仰

致山即鈐之號也

丁巳二月初二日丁酉

訓鍊都正金佑吉上疏曰伏以正月二十六日臣見文昌
府院君柳希奮希奮言於臣曰今此兇檄李再榮
所製云〻之說閔仁佶聞於許筠家傳說於其所親云再
榮亦有血氣豈肯以構此悖逆之言誣辱君上至
於此令公與再榮有族分須不煩詳問云臣招李再
榮問其曲折則再榮慢然曰是不過陷我之言〻當使
李元亨往見閔仁佶詳探其言者來報云臣亦往再
榮家探其由上達今聞閔仁佶以李元亨來問事
呈疏云此必再榮聞臣所言使元亨往問之故不勝
惶恐敢昧死以聞○副司直許筠上疏曰伏以今日曉
頭閔仁佶來言於臣曰昨日李元亨來言曰今此兇
檄李再榮製君之說出於聞之言於令公令公言於名家
云知之乎俺以絶無此事答之繼而三寸姪女夫柳
忠立來言曰此事奇秀發言于三寸文昌家執

差日疏辭具金佑吉

鄭擢覆云惟恐其事先告昌於外多上章牢矣臣
中來黨賊同謀其由以為此言也因奇秀發而發
端乎可知其生變矣臣乃不中此乎亦不言之於仁佶
乎其言之虛之妄可立辨矣況臣子中此言乎當汲
汲上達豈可傳於仁佶而不為直陳哉仁佶疏中所謂
鈒山昌姪欲撓之臣惡入其中乎不可不仰陳曲折以
證之矣擢以文昌有況君郁希奮上疏曰伏以一日臣三
寸姪郁忠立來見臣曰其妻三寸叔閔仁佶嘗出入
許筠家中得今比為見檄李再榮所製云臣竊罵於
口再榮濫蒙聖代滿溢之恩至於竊科入仕聖明所負
於渠而乃敢構此兇逆之書肆為詬天射日之計哉
正月二十七日臣以都監提調直宿于廳承文大將然
佑吉昌臣婚姻家也來見臣臣問于佑吉曰吾中大
將與李再榮有族分云然乎佑吉曰果有族分亦於
知之臣將前所聞說與佑吉曰再榮亦有血氣渠何

忍作此兇逆不道之書詬辱君上至於此極此賊不
可不摘發令公試召再榮密問而觀其色佑吉亦
不驚惶唯唯而去已過數日未得其所報矣昨夕
流中仁佶上疏自列云臣既知其間曲折不敢煩瀆
敢此畢達答曰省疏具悉當議處之○傳曰都
監軍兵入接假家已爲造給乎若至今未造乎
當該官各當先罷後推一日內急急催促造給
事令兵曹都監察爲○傳曰都監哨軍下番者自
今月依前輪番使之庵中○傳曰都監軍兵料米
以不自都監料理依前分給乎一依前例急急措
備處置○傳曰都監軍兵料食已爲准給乎察爲
而以雜穀充給以大米擇給乎着實爲之○傳曰上
號大祀也首於不可不參議號以箋改擇日退行以
持領於之來○傳曰近以大臣之啓推鞫久停亦有病
罪人一一審察書啓日候亦寒數瘡者于色承旨各

別申飭事之○請曰邑弊日久不無解弛之弊直宿
堂上提調另加檢察申飭而夜間軍兵亦令各該
察使無困睡怠緩之弊事言于兵曹訓鍊都監
○請曰景福宮埋瘞築後多定軍士十分嚴守事
言于兵曹○合司連啓請三賊鞫置啓曰已諭○答啓
連啓請鞫置辭 弘道答曰已諭○弘文館副修撰柳
彝芳修撰等連箚請三賊快從公論答曰許頊
亦已爲兩變毋庸強爭○又箚請鞫 弘道快從公
論答曰非 弘道亦自當變置毋庸強爭○右議
政鄭存謙五度呈辭答曰安心調理予諭之

丁巳二月初三日戊戌
奉常寺主簿李再榮上疏曰伏以臣之積被構誣 七
情事悖不敢煩瀆自有辨明之日大抵最可驚怪
者仁佶當初聞此言於其當急急上變之不暇
此以未子而乃從然傳說於所親之人有若閑漫間論
息者乎況又不傳說於人而其對元亨之問又以全然
不知不聞爲言及其疏中亦以不知爲辭自陷於欺罔之
罪乎臣竊伏念人臣所犯莫大惡名不可頃刻容息於
覆載之間在國家誅討之典尤不可斷須從寬逮命
法府亟賜嚴鞫究覈得無古今之人獲免覆盆之
冤乎新及第奇秀發上疏曰伏以今者以閔仁佶陳
疏之子許筠提舉臣名曰奇秀發言於文昌府院君
柳希奮希奮若以臣爲其劄中必累臣而證臣雖
欲掩其可得乎臣不得不如許說而筠之做出於此可知
矣且臣以年少之人曾未一接希奮而筠之造言至

此巧且慘矣臣若知免擬出於再榮予當此主辱臣
死之日豈不奇哉直達於天聽而乃敢傳說於草末
一接之宰臣自爲說話間階梯者乎臣之被誣情乎
不得不白於天日之下 司僕正柳忠立上疏告密
而疏入不下 議政府檢詳李挺元上疏曰窃物仰柳忠
[illegible]
立疏中誣臣搆免擬之際適入其家見之云云臣仰來
肝膽俱裂哀免擬是何等文也所謂者必是大逆不道
之賊也而大逆不道之謀者豈容使人參見臣誠何人
乃豈有參見之理乎忠立以無根罔測之語必欲陷臣
於死地者所由來久矣臣於頃年參佐於平時目見忠
立黨附彝叙攻銓曹而自入之計臣以此引避力斥
忠立罪狀又叨司僕之日忠立之兄孝立初授正言敢
於完席首發陷人伐異之論臣不敢爲同避辭中
至於三年首草土之餘而當其傷人害物之云未語及
之不遺力以此忠立孝立含怨入骨陰伺間隙必欲

殺臣而後已渠亦雖陰險凶極豈料做此無形影
之言陷臣於亂逆之地乎是徒知害臣之爲急而不
知其自陷於誣告之罪也渠若不自做此言亦必有
聽何要人臣何殺彼此各爲苟活渠亦人臣何敢
做此言而欺君父乎臣死不與許筠和從一未嘗親
到其家而何得見構草之際乎伏願聖明亟下臣于王獄
與臣立辨覈而有罪當死也臣不勝危迫痛悶之至
曰活人署別提李士星伏以臣窃聞柳忠立與閔仁伯
投疏傳和告引之際臣名亦在其中云臣聞來不勝
驚惶仁伯以妻父遠族時時往來妻家臣素不和切
爲常聞小子等不與開懷況同居妻父而未有之乎豈
可言及於不切武夫耶仁伯如聞其語於臣而當爲
言於上變之不暇有若閑漫浪語傳說於忠立忠立若
聞此言亦當上變之不暇而只說於其一家傳播於
諸人而已及其仁伯疏中以不聞不知工達然後忠立乃

敎以仁佶疏中所爲之語合爲異己擠捏至此不已悖戴
仁佶實聽此言乎頃日疏中以不死爲作手臣妻父爲首者
而之敎若久矣頃日道士之時臣之猜嫌者臣妻父臣
嘗娠痛惋豈料此之又及於臣身臣擯斥惡之不可不
仿陳曲折以明無援伏願垂明垂察爲乎合司連爲請園
置三賊者合曰已論不允合爲去乎爲請園置弘道營自
當處置勿爲太煩是如爲乎會爲白因其事爲卷而請逆家撤
毀村庵是如逆家爲乎撤毀乎淸蔑矣逆賊正刑之後破
家瀦澤亦曹兵管村庵財產屋於籍沒知數爲辦承敎全
大來吳允弼徐應祥崔順昌等家舍等禁府爲基坐是乎
時曾已用下於浙柳惺等家舍乙屬府爲基坐是乎所殿
給其宅零星等屋材木材椽公公解生進假家處已盡分給而
金塤房等家舍乙其妻入接室等乙守直故時未撤毀請
曰知爲逆家舍自前賜給功臣而近來擅自撤毀任意用
之擧爲不可今後一一知委已毀家舍勿令他人擅入倉

十

老吉星和
綱東
作徽錄
徽露於仁
佶曰又人聽
此右則之說
乎嗚呼此家
瀦矣似先王
以曲折若誑
無是等若何
弟云仁佶
言乎柳惺之
事乃其家大
識及之上
疏仁佶及
諭文柳生之
丞上疏意之
一張

修都監提調同都監五處先擇吉等以爲傳教矣自前
宮闕營建吉年日時乃觀象監例爲推擇今亦依例
使觀象監擇定爲當至於材木積置之所亦令知其
便否招集之知木手亦問之之皆以爲只去木皮高架
積置爲好過冬等萬無腐朽之患云敢此上達曰依
提先擇吉等以啓 ○傳曰九卿官亦占太學閭家民怨極
矣令該司嚴加禁斷而前後下教非一非再驕習之痼
益爲寒心宦官金忠一孫名人亦月初一日內人病出家驅
逐奪入盡因其內人骨肉收埋云所仰可駭此後前家
有之子也金玉一各等物考合後不但內人家舍勢小
民之家切勿侵奪于今漢城府申明知委痛禁此矣
○傳曰近來藩臣享上之亂日漸解弛茲尚盟司等例
所穫布皮二張云云緣不爲封進推考使依前例封進而
茲尚左右兵使黃延兵使依他道觀例並使封進于令
該曹詳細行之云云 ○夜一更又四更東方電光有氣如火光回

更有之萬知許
簡於廢殿
此謀遂寢
其事於下
甚疏出土
林園此殿
全

小註也

更有氣來於東方炎光流星出天津星下入東方天際

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行之

丁巳二月初四日己亥
以辟遠竄事承傳單子傳曰辟遠竄事答以徐當發
落答下而徑先捧承傳未知其故姑待更爲傳敎後捧
之○左承旨任就正啓曰國家之所以急急於討逆者乃爲宗
社也宗社之賊不可告宗社之禮陳宗社之賀豈可一刻遲
延乎海西逆魁就刑之後告宗廟陳賀至今未行人情
鬱結待之未安甚矣今以大臣不來不出之故又爲退
行大臣之來與出仕未知其期討逆告廟之禮亦未知何
時乎況今方陰氣差暖女眞入京日久一向延退而下人留
滯之粮官了虛踈之弊亦可勝言哉請仍以本月初六
日以答神人之望答曰允啓曰雖國家大小事爲節節之弊甚多況
陳賀是何等大禮而大臣無一人在朝於其不可強行也
明矣此非無故退行也事勢如此今作亦重姑待大臣之
出仕行之可矣依前傳敎退行○合司在政請三賊圍置答
曰已諭毋煩○合啓在政請圍置弘益答曰姑待後發置毋

庸醫煩〻又啓曰今此搜擾之餘凡在臣民孰不亡云斯以
深入膏肓寢疾也哉自閔仁倍秘密之告後於継接疏有
若於閔爭亦者然此以求乎而自上留時引日亦不變置守
人心惑懼莫知端倪鞫遜乎作恐不當如是也請速而
推鞫嚴下變斷於啓曰儀變白司諫院啓曰近來守令邊
將貪婪作弊八道同然其間雖有公清奉職者一渭衆
涇而歸衆以生民之憔悴爲之園之處肆矣由於此而甚
臣請亟反沮於查覈方伯黜陟例出於循情總衣詢宣
之命久廢不以堂陛千里下情愛阻守令之贓否兵民
之休戚無由以達而弊已痼豈不寒心況逆賊於是於
逮捕在平驛卒之凋弊已甚平民之生困亦極作孼
減死之諸賊在逆黨逆竪之黨屬定配四裔彌滿矣上
日夜怨讟之狀不一可在將來之意於之亡亦甚可憂竊
恐至重或有而未及於斯也請詢民瘼黜陟軍案搜發
守令之矣查考撿流配之存亡爲今日之急務不可少

緩者也請極擇臺諫中可堪爲務以巡按分遣(八差)無
察監司並帥之不法安知乃兩路之雄藩且兼防禦使
辨令一差(遣)有非人人所可堪任射除授收使李文賓
亦是庶孼又未出身及授亦職物情駭怪請命遞差
其代各別擇(差遣)答曰御史予徐當替處李文賓予
侍局議薦試(遣)可矣不允○司憲府啓曰以前全羅
監司李洹洞前古阜郡守李升亨根捕查覈子承乙
射監司非自與狀丞扶安校生崔家中射殺于扶安
地而適因亦私空官號於掃度變置(遣)告無官升亨
敢生希賞之巧計極其鋪張看若非大功者怨其
瞞方伯侮朝廷不可不懲請還收加資並命削去仕
版李德洞亦以秩高藩臣信聽升亨之報張皇狀
啓請命改正答曰亦(差遣)啓以覈啓施賞予意不當勿啓
煩瀆○右副承旨尹詢啓曰臣伏見傳旨以內人病出
家居遂大寺入內哉此臣借家子也臣試陳其曲折啓

臣亦與之家隣屋從仕盖有年矣頃日臣仲謨以工監近
處居矣今金有兩家臣送人借之乃今金許之臣家屬
遂送雜物於其家而臣不入直於政院矣臣老婢來言
於臣曰內人來在今金之家云臣始知今金內人來避痘之
人大驚而送老婢還輸雜物之際今金一家逐臣老
婢使不得入又從而辱臣云臣仲之性甚拙今金責之曰
汝當初何不言內人出來之奇而許之乎既許而反辱
之是何故也果因次知盖以其凌辱士大夫故也此乃一
洞之所共知臣雖無狀粗識事理豈有强逐內人奪
入其家之理乎不勝惶恐待罪傳曰自前內人之家舍
物無侵奪之事宜勿待罪更勿侵奪

丁巳二月初五日庚子

合司連啓請圍置三賊答曰已諭○司諫院連啓請竄

李文賓答曰已諭○合啓連啓請圍置延興答曰已諭

○又啓曰党援是何等事臣民之言何關人在一刻不意閔仁

伯不免已告變其他參證者皆是闕人而闕人在安以

紛紜除疏於鞫問之前亦說不顧乎作之而查之不請因

告變之仁伯又指擾引自明之秘疏在逆續入啓以致衆情疑

惧獄事稽緩極其非矣請亟該承旨嚴鞫答曰閔仁伯未

變置為承旨都或指入秘疏有何不可勿爲煩請○司憲

府連啓請李幷亨削去仕版李海洞段已答曰已諭○又啓李

擬元柳忠立疏曰疏落是矣○又啓鄭佑吉疏曰疏落是矣勿

爲惶恐○傳曰國家多事而領左右相在外右相亦出國門外極爲

寒心右相亦更遣承旨敦諭使速出仕○合司再啓請亟圍

置三賊答曰此等何至於再啓乎毋庸煩瀆○江原監司朴

曄狀啓洪川居前出身李鄭佐妻雲之因推獄中正

月已過尚無產兒之期而久廢飲食仍致病重捏致眼前
今府邢詳細看審別無孕胎之狀腹中之語甚屬妖妄罪
不容赦請更拷問坐依律定斷

丁巳二月初六日辛丑

合司達啓請圍置三賊 答曰已諭休煩 ○再啓 答曰不允

○合啓達啓請圍置弘若 答曰已諭休煩 ○司憲府達啓

請李升亨削去仕版 李恆洞啟之 答曰已諭休煩 ○司憲

府啓曰 經亂將近三十年 大小各衙門 裝畫於舊基 諸道率

下府亦此他各司之比 而國家多事 大役續出 且緣僧負之

易無時 至於挑設於閭家 苟然簡之 甚至今材瓦粗備 且日

暴漸長 正當督役 但未而工役價 供之資 辦出無路 請

令該曹依司諫院例 量宜計給 以畢垂成之功 答曰依啓

○未時 太白見於巳地 夜五更 巽方有氣 如火光

丁巳二月初七日壬寅夕雪

領議政奇自獻在江陵上劄曰伏以臣於項日伏蒙聖批以臨
亂逃避而發惶恐戰慄之語支離追思罪日措躬無地
免書中勒及生給大臣等之言雖竭盡天河不能以洗之殺
身不足以滅辱積寃痛於窮谷此所以遠來淨藏而不敢
復盡其人類者也先王於有奸人以臣將為遠竄構陷東宮
之人自以為構陷東宮之人而獨楊陵縣將起大獄若大獄
果起將之置愛下於何地幸賴先王至明臣得免刑辟其
奸人畏臣抵臣衰乞之書有曰死生之恩与生我者同是視
臣如視其父也若或更之之害臣子是為弑父之賊也今其書
及他書皆在臣處也戊申年有相切人以臣通於鄭仁弘而陳疏
將拿鞫云而臣不曾通於仁弘故不之信然後為使武人康
遠送言曰以繕修公子周行適過李雅弘家金大來來
言必拿奇自獻云故知信有此事而心僅僅得逭遠乃
呂祐吉亦與姓四寸也今此奸人以臣為將兄勸而將受符

嵩刪

幸賴聖明在上得免誅戮獲全骸骨聖恩罔極天地曾大臣鄭崑狀豈是誣人害身者而如是揑造無形之言是乃言滅臣之口而如是為之也臣之罪名已不除遷引聖明以不足數者也而以徇國爲報國恩於萬一者也聖哉至哉豈不知不俟駕趨詣以逭逋慢之罪而竟書之言國人必皆知之臣雖云貪戀聖恩遂入修門乘頼隨行國人甚於河海曰是人也被如是之言而猶不知退猶自以爲大臣甚至狀乃至於此也不亦輕於逕而羞辱當代之士乎此臣之所以自[illegible]天付聖魂神飛越而自竄於寬閑寂寞之處使人不見其辭意者也癸丑年間原任時以蔭於府尹予臺誅非之猶不免安身而出身況今所被之言是何等罪名而恬不動念有若此云於吾何哉總之身爲首相而與允穿而似別而致此竟言鄭言冒居有不可何決若驚之鳥見斷絃之未寧死於遐荒而不敢自以爲大臣安敢辨誅殺先王於戊申年及今年將入不測之罪者凡三非因於神聖

臣豈能以保首領乎以子子一身甚入於奸人之〻殺〻彀中
不審問乎上年椅折落傷時有奸人以爲忘君負國而言陷
之臣未知允落傷以病或病者皆是忘君負國之〻乎
今〻以幸其生來而磨牙鬪舌〻而不至臣未知又做出何
許鬼蜮之〻言也然年前有人赴京飛書勅走之詑乃〻以忘
君負國〻罪之〻討豈有聽其言而出來之理甚爲計似
巧而奚可畏之妄也然而甫時出來可驚如是可疑而罪之猶
之可也落傷而以病負罪名而出來亦以忘君負國罪之
可奸人雖嘻而竊笑傍觀者豈不憐之乎今年可非但
直指臣姓又必以出給以符可之〻其言非特推移而已
也何臣之〻言愈出愈毒鄙古人豈與鈍錫於爭而必其爲
免乎戊申年亦累度發賊來蒙恩遠終致查論可
遠而不遠遠亦非保全臣子之道也臣之〻言乎言迹亦一具臣
至明固已洞燭也且叔人之〻道有要額出了災死於祿山
而竟死於李希烈江充出趙殺其太子而來漢又殺其

淸不文刪

啓

太子善者每善惡者每惡不可類伯夷以盜蹠坐盜
蹠以伯夷也明甚目今左議政鄭仁弘誣死於戊申年而
迄今不爲首惡誅而欠了今此之事鄭不知何許人而
不殆與木石之性妄狐狸之妖患之異設或知之法典內
匿名書父子間亦不爲傳況國事自有規揆作面目以敢直
犯其人手身爲大臣先爲法典所无之事乎若其必無之事
之必非自投使人投之終必發覺若不自覺而投之者亦
必有罪以高官重賞購得而鄭益擴其財知不自覺
抑不無直發之路也大抵如此而此書者必知其謀投此
書者必知其人豈有終不得知之理但匿名之書如
許必亦知之而爲之者必以爲潤亦不必强知之也前日
史官來傳聖批時臣力疾遠叩百疾交侵而夜半驚起
精神昏瞀而所陳之辭必不達意栗而未安茲敢又瀆
仍伏料今賤必已有逃罪之命若其猶不逃罪伏乞
聖慈亟命遞臣職改下矣臨如訓鍊都監亦常於宗廟

都提調俱係軍務發享奎地並命遆差不勝幸甚
答曰鞫逆未畢兇檄又出寡躬被辱將不可之宗
社阽危間不容髮下以同休戚与存亡王室至親勳旧
大臣遽以奸人陷己驚之惑而同念先國家之事徑去遠
適委君命而不回是何道理更勿擬議屢上來甚駭
鞫訊罪人斯以雪予深羞弘濟艱難〇傳曰國無大
臣寧不之之予非一傷局堂上頻頻無坐料理急速予著
實禁之之意言于下司〇傳曰大臣同念國予武勉走
武將病忌國家大小之予亦不得以之予況上騎是何末
大亂其可無首而爲之乎姑以四月初旬前擇日退
定意發馬行無分予俾無顛倒之弊予之予該
曹〇右議政歸孝純六度呈辭答曰勿爲惶恐安心善
調待差以出

丁巳二月初八日癸卯

都承旨韓纘男啓曰禁府都事朴惇生來言曰監獄時賊人鄭仁馨言身有上達事云云秘密上疏而至府極嚴未得紙筆云云此必死中求生或聽人指嗾而然也既不是諸問以開後弊殆哉都事所傳不敢不達傳曰知道上疏及渠所言〻事一一詳細書入事〻于朴惇生

○禁府保放罪人莊應福逃去諭(入啓)監兵水使捉捕○相亦請和將表送吳允謙未回答●(啓)而改以治■之

室(此寶)藏在尚瑞院啓答曰亦時例用而失於兵燹之餘至是工曹請改鑄故就書篆字以啓○玉臺左劉清園置三賊啓曰本所處置各當其罪勿爲煩執○又連劉清園置弘達啓曰自當酌處休煩可矣

○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巳二月初九日甲辰

諭八道監司曰定配罪人不無逃躲者而各邑逐不以報者有之事甚可駭前後定配人十分嚴飭俾勿逃躲某邑某罪人的在配所与否另加詳覈從實馳啓使無代點之患如有代點者亦詳覈馳啓今後凡定配罪人更加堅守以防逃躲之弊 ○ 未時日暈兩珥暈上有冠色内赤外靑 申時日暈兩珥

丁巳二月初十日乙巳

大司憲鄭生之執義金徵貞幹掌令林健鄭芝之持平
金昕正言洪堯佺蔡承先啓曰臣等以堯徽之子
云不敢啓發言於兩司之坐之中而完議之際指平南
宮撤還郎徐病入來之處甚三強請終乃出去自前臺
諫發言之後則一員不參不得辭無例也使已發之言反
見中沮之忘非臣等盡劣之致請命罷斥答曰勿辭退
待物於○禮曹啓曰上號之日退擇四月下旬而四月初
旬念無吉日且莫重之豐祀不得趁行於上年群情
已極悶鬱豈可每退使一國大榮漸至淹滯請
仍以前日所啓日賀禮亦不可無大臣而強以沈癘上號
是以未大祀之無首相而為同且以之字決不可以也明矣
一翻之延有何關係以四月二十日改定○未時太白見
於巳地

丁巳二月十一日丙午

禁闈中無章標者令承士佩弓劍持平南宮檄
啓曰臣職無狀供職恪謹常恐他人適於昨日晝痛
卒作命駕還至強疾詣闕大司諫鄭造來到語親
參金價翰曰昨日所示之論之何如價翰答曰姑置
此如臣不治仲其說未詳其由至於兇撥不的言臣
以被聽度也痛勢轉劇寸寸出去同僚送人邀出至還入
而業已出來仍臥闕外人家令下吏請送簡於又答曰
若還入不當不避嫌云而一出國門勢難更入因致多
官之引避始知重論緣臣未發臣亦甚臺官所當與仲
而臣日不的知無非言不足信心不虛所之致請命遞於行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弘文館副校理任健之副修撰
黃俊楨等箚作於宗曹上劄曰兩司並引避而退國家不
幸亂逆相尋性邑應生兇撥又作詬辱君父語極兇
悖凡爲臣子者孰不欲斯仍而食其肉哉告之友之後已

踰旬月而尚未拿獲大失獄体與情ミ憤極矣兩司抗

詳批云ミ語殊豈云ミ後雖一員不參例難入罪乎其所引

例一是乃套作面也語雖已發而未及的知前犯轉劉寸寸

出去苟於後入情狀斷通乎寔非有意於避罪也俱無可

避之極情並命出仕答曰依題○卯時日暈卑君拜

丁巳三月十二日丁未

大司諫鄭造啓曰臣濫叨諫長一年已過言蔑塞責身且多病供職恪謹不如他人一不云病不如他人亦無避子又不如他人三者咸無而黽勉隨行常切兢惶今又於平南宮櫢引避之辭於已攻人之言溢於言表其曰未至小紙援燭或指其子未詳有何所聞而必提起云云若是不過無以臣而發譏之嗜矣又示自己被避之形迹以求媚於所親也其心可欺同儕可欺乎同儕可欺君父可欺乎君父若欺之何所不至允其臺諫之諍服出於臺諫之口而是國人共公之論也今此兒櫢實萬古所無之变允在國人孰不無何深人而食其肉乎但是臣避名故鄭造痛骨而不知所以变之今乃艳有前後告变之人又有許多名出之人況領議政奇自獻劄子中指的奸人顯然發端乃子係鞫逆不可不問若國人共公之論也故臣將以此通議兩司亦云請拿問而鄭與臣坐執等暫於語及於櫢有何所避乎云云櫢

若但當入參究議可否其辭而已而因就戮之後臣請合
因究議予擬實臣稱病直入夾房仍為出去臣請存三
然乃不參內帳窺覗聞之不寒畏公辭之發乃送下吏請送
簡通曰有新聞予當答謹悉云就戮而不參究議出閣而
去書謹悉是以送理也若詞供戮將謹著實如是乎況
以形僭負予擬之形合而僭負曰今日新聞可待大憲出
仕之之洪堯儉答曰如有大辭耶一負可以當之以待大憲
之出乎然予大辭之出擬已前知也明矣且此辭一發國之籍
籍擬為身目之官豈有不仰不知之理乎其曰以殊聽度
云若甚矣自欺其心也況知此辭之出形究序旋臣托
病避聞不參而乃曰今足為官引聞如知為大辭云若尤
足其欺誣同僭也若詞本無聞予著實如是安得足其欺罔
強請不入一出閣下直陛私門昏夜出入難曰無知十目
其嚴人言可畏若詞一不言之物著實如是乎其情於欺
福諸予巧避之狀明著觀火而猶且自以為多退有後言

終歸避辭乃以掩過揚善呼唱於白日之下而行人莫
若是不但欺人欺君而已其欺天地鬼神之罪至
於此而無所逃也此人之肺肝不足與較而第臣愚劣無狀
供職蔑如顯被誣斥至於此極何敢苟容於清合因
合啓之請設手請命遞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金
賀粹啓曰初九日以就職詣臺一廳大司諫鄭造以小紙
授臣曰此乃今日之啓云啓云開乃可乃完撤告之後速爲鞫
啓也臣答以不可不啓矣其日立避以避嫌來仍設啓翌日欲
又以就職詣臺一廳臣言於鄭造曰昨日之啓啓之乎以爲
之鄭造之答云就職之後完設而啓之不當及兩司就職
於不完設而持平南宮撤稱病不參再三強請終乃出去
故勿爲完緣此具由引避矣且若鄭造以顯被誣斥於南
宮撤而避臣與鄭造相不問答而許設者獨不可苟冒
請命罷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掌令林健鄭造
持平金聃言蔡承先啓曰臣未於再昨以就職來

諸葛亮未就職前執贄金貨辭謝大司徒鄭先生曰
昨日言臣々子今日以以子々鄭先生答曰就職々後當完
取而子々云予於平南宮擬曰有新政予必往大憲生仕
後子々可矣臣未必參仲々及就職後完取々時南宮擬
定過具稱病終乃生去以此兩司俱子退過矣今見鄭先生謝
過々辭曰願被遜行於南宮擬不可苟容云臣未知參完
設又與同過之其被行與鄭先生言異請命子行答曰勿
辭退待物論〇正言洪竟儉過曰以竟擬援引連辭趨
子行之論過高近日達有過爆々風聚未完取於帝上物設之
老已久兩司々官孰不仲知臣辱昨以就職 子請謝言臺
郊於平章宮擬有言新政往大憲生仕子々云々臣以
苟留可取々子以往大憲生仕後子々以此言矣及其
就職完取々際南宮擬稱病生去以致兩司々並過令
見鄭先生過爆々辭其覈敢遜行與鄭先生言異請命子行
行答曰勿辭退待物論〇於平南宮擬過曰臣適過以不

辛辛疾仍發多宜臣之遑陳其曲折不得不已痛苦中
所伸大畧如前所遑諮矣今此免擾之妄戮三尺童子尚
且痛骨臣是何人獨無其心臣素與領議政奇自獻同
里閈相識信未有之近間來如三月哉何相別無私
厚之意況於窮途大禍臣何敢一毫私意於其間哉設
或有預知而用私意於席上答於簡通亦何有間乎微
髮藏頭之說責其不能曉者曰欺可欺罔倚不亦寃哉新
恩之可得尚無臣之新恩與大禍必知得免擾臣之智所
不及也或於病歇時昏夜出入云者若以此必之云衆目
臣何獨犯病之來也無常者以有病藏指而欺罔君
父其論恐有類也臣前所遑煙草陳臣意不然皆呈自
斥之不暇而斥涉誅長兒以不可苟容於濟合國之
於所遑臣何敢自語無生死然仍冒請命罪斥
答曰勿辭退待物於〇幼學孫諸於文謹上言告曰
申漸乃元以坤三寸煙也與文謹亦四寸而孫諸於文謹

亡罪故同處一室累至旬而約矣授書翌日陛見
申漸子問曰近日國家有何事乎答曰子亡〻子矣但
昨日蒙運宮庭有約矣授書〻〻亡友矣漸方飯投
匙張目大驚〻不知不覺泣乃曰此子當喪於前冬〻而今
始喪子文謹以後〻許問曰君何知之漸始語亡友許言曰
不知也文謹固問其所以然曰君義問如我兄弟雖有大
子豈有漏洩〻理乎且我公與余名雖四寸實若兄弟
又豈有洩此〻理乎願聞其說漸良久曰此子之豈
一朝一夕而出乎吾功歌前冬〻兵曹官員〻察此
子〻將作百計當逐矣文問於漸曰此子出於何人手
乎漸曰何以知之以出於獄中人矣曰獄中何人能文乎
答曰有儒生安姓言者最能文故頃日將主元以坤上
疏時此人製〻〻九近來陳疏皆出於此人之手而我作
求文矣我活書〻我其曲折然後〻〻求文謹申漸曰臣子
此〻後不可一刻遲延不告吾言亡友云〻文謹大

發曰申漸與我於切故此手之言於我而汝若告之女乎
於人惟有所不恐何以爲之申漸問默移時商量
乃曰安有如此云云乎手然當問於獄中人然後吾
亦變之申漸主人所見變即往獄中早飯而去午後
而返怒色勃勃揭臂大言曰汝亦之死然於吾手吾
之死然於汝亦之手吾若終始不服而死乎汝亦以証
告反坐而死豈非以命然於吾手乎汝若告我乎我
不服之際必死於杖下豈非吾命然於汝亦之手乎今
日吾亦知告之乎當死立致而不久離獄乎必有赤
族之禍汝則富貴何關於我汝亦今欲殺我明春
間汝亦亦爲赤族之累也類矣男子之女告之女之意故
依亦勿仰其言不敢隱默聯名工告矣○憑曰此二人
姑令閉門勿待今申漸元以坤安性言義莊宗府都
子合拿囚○捕盜大將照曰衆人申漸捕捉之際所執文書
墜落袖中名不知一人潛拾逃走之時追捕問其姓名乎

衆人安惺言之子孝業也見其文書乃讀出二張已而封
入而孝業益不捕捉奴敵至傳曰知道今年因口傳曰近以大臣
之故非鞫久停允有病衆人一一審察書至日氣亦寒赦
療出多色承旨各別申飭不之口以飾玉不敵孔尹壽民
不託曹參判李安訥不託曹參奴傳曰承平孫令揚之
牧使除授是時賄賂公行官門如市內外官有窠必視
金帛之多小而不之低昂仰 李文宗以蘖孫而除安如許
任以賤產而擬極如甚至爭便輕重至有擬望而經年不
下者銅臭之譏不足言也

是時以下以小註書也

丁巳二月十三日戊申
弘文館典翰朴排校理姜渾著作朴宗胄正字趙
裕善上劄曰兩司並引嫌而退今此免擬之義萬古所無之
變也有發告援引之人而請速鞫問以重鞫逆之作者
乃國人共公之論也而其臺諫者孰不知不可不論之意陷
時竊避責有所阿豈可以修飾自責之辭謂之誑作而
引避乎以免擬鞫覈之事由而所答同參究議之速論
避者除乃言官論之之作有何可避之嫌乎就我之後
變良稱病不參究議已避之後援而避嫌中聯騰簡且
面互之辭不一而是信鄭迭金偕斧林健鄭之金昕參
承旨洪貴達僉並命出仕南宮璨避嫌答曰依避白都承
旨鄭纉乃辭避待罪曰昨日告之之人孫活臣同生妹之
女壻臣姪女壻也臣姪女早死活居公州音問不相通
者五六年頃日來見之後密言曰約矣校書之事吾與
朴文謹乃仲者武人申潚云云臣大驚且罵曰此未若以

無形〻乎陷人爲乎必有天殃若爲如中〻乎十分無疑爲乎以
是臣子爲去父討逆是如乎而何不直告於告變先告
於我乎此後以與文謹自變乎也活去後有比上矣矣且
臣自生身以後十餘年間生入三司爲問乎節爲者一年有
半爲請虜者三年乎亦有承發至逆浙誅討諸賊平
諸賊餘孽亦乙害臣身者亦累人乎今又活與文謹告矣文
謹亦爲臣素不知之人也活以姪女夫告乙臣以妻三寸娚指爲
入乙且申瀨誘書乃來臣姓名他日訊獄之際以臣而問活爲
是以娚而訊姪也以姪而爲娚也非但乎作之未安他日陷臣
者必以毛而吹毛也臣豈敢憚犬馬之勞而巧爲避謫之言
哉按獄乎作至嚴且重臣不可一刻仍察該虜請命亟
避且免書中累乃來臣名不勝惶恐待罪啓曰討逆大蔘
至嚴安爲乎爲待罪更加重戕〇平安兵使李時言馳啓
曰達將佳胡羅可多赤十一名偽順來到女眞訓導河
世甬稱問爲乎言唐人五十名鑄鐵於暖阿堡近處奴酋

叱知發軍捕殺天兵亦發怒拘留向化廢去場市奴酋
反有降志代送胡人四十餘名故復令開市且言上年水
突胡地尤甚飢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覓食云云
許多群胡逐日出來乎供給之物叱必浩大而每邊所
爲亦未畢指揮其間需用物力浩繁是用加重且赤身之
食其情亦可憐而禁戢之乎有同飢虎在我防備之
道不可小緩而賜給雜物亦不可不預爲區處請令廟
堂斯速指揮○合司達啓請圍置三賊答曰已諭毋煩
再啓不允○合司達啓請圍置弘道答曰依當發落
又啓曰鈞矣乎前古所無在今日臣民必之家捕而
食肉寢皮有極哉但係是逐名書故臣未能極意
心痛骨不知何以爲之乎兇有前後告變人又有
許多名出者不可置而不問況領議政奇自獻劉中南
的指奸人兇已發端安敢諱名且其賓客之下告變者繼
鞫逆臣乎豈容小緩尤不可遲延時日失於誅益滋

也請並命拿問急速審覈斷以罪人狀啓連續答

曰徐當發落司憲府連啓請李升亨削去仕版李

德洞改正答曰已諭毋煩

丁巳二月十四日己酉

領議政奇自獻在江陵劄子曰宜批以逆謀具悉臨亂棄君古有其語不幸今日而又驗矣邊戎狄亂隱作奸人陷之熟然議善變豈無其道而此際何忍棄吾遁去恩君不回意之乎逆獄之起不得不治乎其中豈無恨怨思亂之徒乎況黨寬是緊討逆不嚴姦姓百出國勢艱危予用無不而君而之乎反以為太平日月予窃惑焉況大亂臨之迫此豈大臣苟身退藏之日乎宜勿更辭速而上來而我臣積被因盤之言非如廢官不可晷刻如平人安而而在我又垂之以議政故不得已無畢命於寂寞之地跋涉艱險而下來稚稚賤疾不可勝言勢不得久於人世也遇大亂後予當如在於之去而下來沐浴予去冬已而劉達適有奸人勒奇之書偃然議政終必有物議百爾思之有所未安故其夜以家山從容退還之語已而政事蒭不敢因在而退來

矣今承嚴旨了送大軍後疑然前日之劄而下來又不敢因留臣當寸寸上去但讓于左右了項又上劄方伏俟依允之命〇都承旨錄為啓曰罪人元以坤未定配命下將至一月而再取始乃決杖發送刑曹堂上色郎並乃非矣請並命推考差使負押領罪人所當急急馳去而乃緩緩不為使罪人每日留宿於東大門外縱酒自若尤為駭愕差使負從重推考傳曰允〇傳曰罪人定配至下之後該曹豈敢累日仍置都下乎國無紀綱於此可知刑曹色郎為為我差使負拿推〇合司連啓請圍置三賊答曰不允再啓不允〇司憲府連啓請李升亨割去仕版李汝洵答曰不允〇同副承旨李弘胄諭領議政奇自獻於江陵地回啓曰至於道承旨敦諭不勝惶恐之至臣不得已力疾上去云具劄上送矣且臣承命下去之所經列邑中平昌為郡尤甚凋殘郡境皆是大山長谷盡日行路不見人烟迷

嶺西之窮變也殘民十餘名歷道攀轅曰本郡自
平時不能撫綏亂以來一境之廬田僅六十結民幾
十七戶而近來諸費之濫於下定前後於坐十室殆泯
勢將散走將此困迫之情願達於九重之下云峽民情
誅求乃可憐至於以官家之可言之苦原於江陵皆是
嶺東西根柢巨邑而官屬中稍之吏左吏屬於功臣立
史兵餘老羸若干奔走服役殆不能官家之樣授
此二邑其他可知前頭又有錄動之亂若如前授定云
則府必將亡無手足矣允比則數最是沿路弊瘼有所
帥乃不敢不達答曰知道各邑民瘼本乃令各該司
察取

丁巳五月十五日庚戌

合司至逆亟請圍置三賊答曰已諭休煩○司憲府至逆亟請李升亨削去仕版李溫洞改正答曰已諭休煩○以柳洪格不稱平李命勇不能書察啓○夜一更巽方坤方有氣如火光

丁巳二月十六日辛亥

幼學趙迨上疏請治裔自獻棄君負國悖亂逃去之罪又治三司容護自獻含默不言之罪

丁巳二月十七日壬子

畣領議政奇自献劄曰今者承旨賫来之劄知之力疾上来良用然甚之宜勿再更辭斯速前往以副予望

[illegible]

丁巳二月十八日癸丑

弘文館連劄請園置三職及弘文館〇合司連啓請園

置三職〇合司連啓請園置弘文館啓曰已不量處勿用

堅執朴弘文館予身平復後當量處事〇合司再啓

答曰已諭不允〇司憲府連啓請李升亨削去仕版

李滋洞改正又啓曰楊州王者三輔之一也地廣物衆其

官不可不自前必擇可堪者差遣其意有在新牧使

許任父子官奴婢子私婢卑賤中尤甚者也以對衍

發身至於錄勳封君淫穢已踰而國家之酬勞至矣至

先命以授森田東郡下吏恥不失望無一人來謁以此

遲及不承乎亦不能撫壓況此股肱重地乎請亟命遞

差楊根郡守撲鶏不人流濫畧無顧忌下車未久意

於繳鈹巧作名色等端侵虐民不堪命流亡者繼請命

罷我近來國綱解弛私情大勝法府所啓甚之人擅

自出置以致逸繫無不云云請國初擅出典獄等事南

官員先到後者以杜後弊其江界左西關絕遠之地關防
撫摩最為緊要頃者各處監司洞知其府之殘敝專由
於武弁之偏差亦以文官爲府使本官以武臣差出其由
狀驗矣今者府使判官皆以武臣差出殊甚有制禁弊之
意請依前處狀驗府使以文官各別擇差送咎李升亨
未于各處巖險之以驗其爲民生除猛獸之功不可不酬多
用煩執?任有功之人爵秩已高差遣以備不允擢
于徐當差監南官員之子依驗江界府使已爲擇差仍
送可矣司諫院驗高好收失許昊發身門蔭無顯著
名稱處差授本職物情駭之惟況本如嶺南旅藩素稱人材
之府庫逸經蔭官之手未見治蜀之效培養成就之責
尤不可付諸此人請命遞差其代以有名望文官各別擇
差送司憲府主簿趙廷純爲人猥濫有同吏胥居官不謹到
處貪婪爲不緒將層監生官偷竊官物公然防物不可
置在衣冠之列請削去仕版北評事吳暕爲人躁妄處

顛倒及捜卜戕物情駭怪請命改正其代各別擇送
兵曹佐郞李師孟爲人庸劣行己麁鄙前爲成均館
掌務官時濫用官物至破基臺論及捜卜戕物情驚怪
請命罷職副薦答曰李師孟只遠差許是勤幹有
才已試而知其效勿用煩執趙廷純徐彦發落吳璵子
依啓○傳曰今後三司啓辭勿爲留門乘早入啓若或日
暮未及啓翌日入啓于申時乘門

遞差

丁巳二月十九日甲寅

右議政韓孝純八度呈辭答曰領相遁去國事危急宜念前旨毋庸固執調理以出○司憲府來啓請許任遞差江界府使以文官當官以武官差送李升亨削去仕版李汯洞啓辭答曰已諭○司諫院來啓請許昊遞差又啓請許任啓辭答曰已諭勿爲堅執許任有功之人爵秩已高差送何傷不允○合司來啓請圍置三賊答曰勿爲煩執再啓答曰已諭

丁巳二月二十日乙卯
生員李明上疏請亟定大計以安宗社討逆於召矣
於以濟艱危○請曰權鵬予令京兆監司嚴亟鞫逆絶
予令考監詳覈以啓○司屬府在逆亟請李升亨削去仕
版李復洞改正許任隨遣差江界府使以文官兼官以武官
差送答曰已諭不允○司諫院在逆亟請許昊隨差許
任改正答曰已諭不允○合司在逆亟請圍置三賊答曰已諭
再啓答曰不允

知

丁巳三月二十一日丙辰

假注書郭天衢書啓臣本月十七日承命馳去十八日午至頒教于驪州江上傳以玉批及諭書云云記一草以付臣曰臣自江陵後承旨一日發行人馬不備到原州行舟上去中有物議云云急性待命而風勢不順咫尺於日僅到驪江方有物議而至於書史官敦諭又以乘騎前進而啓臣旨任感激之至只自煩惱又中有儒生請殺之疏臣雖狼狽不知所出不得已仍爲前進待命矣臣問到京日期則云前二十日行達於江而風浪逆楫水路難預云矣傳曰知道○弘文館連劄請圍置三賊及弘立答曰已諭○司諫院連啓請許任遞差答曰已諭○司憲府連啓請李升亨削去仕版李廷洞改正許任遞差答曰已諭○合司連啓請圍置三賊事啓并答曰已諭○掌樂院請禁止司僕寺侵責妓工傳曰依允時乃如此大亂外國家亦無故宴樂之士大夫何敢恣行宴樂乎一切嚴

可

禁上司衙門郵或有定送功勿定送且妓生免賤免役
未了勿宜擅為一入及後変置如平時舊典著爲法
冊子詳察為之

大司憲南瑾執不
金碩薢掌令鄭
遵 林健持平
邊應垣柳汝楷
大司諫鄭造司諫
尹訒獻納韓玉
正言鄭弘緒蔡
承先

丁巳二月二十二日 丁巳

傳曰趙廷純爰問結之後苑燈燭房監役官以他負
斯速擇差史即畢役○成均館教曰我國家聖祖神宗
崇儒重道創立文廟碑石又設碑閣以蔽風雨其扶植斯
文之盛意至矣盡矣而不幸壬辰之変聖廟灰燼碑石
破毁尚未重建二紀于茲儒林含痛士氣索寞豈非
當急之先務乎以此館學諸生通文各道裒聚材木
雖不至裕用而其於始役之一日可見仰體祖宗所創建
之意用助多士之望○兩司啓曰討逆天下之大義萬世
之大法公論一發則人主不得有所曲貸於其間三賊誘惑
爲諸賊之根柢而合司經年爭執俞音尚閟竟擬之投告変
於繼而每請拿問迄不窮覈致其酬唱兇詩指嗾奸蹤
盜取官物罪大惡極而殿下徐當發於酬變之哉醉之
罪惡與諸亂亦無異同加一層之說尤極兇秘而已命遠
竄中止不可此皆由於臣等無狀者冒忝之故也爵賞之

六十七

侍讀都暨信
罷後讀
聽蓮

猥濫奸贓之狼藉未有甚於今日穿渠捉埒捕盜措
倚軍粮軍器之輩數因受賞總飾金玉而糾劾無路
侵虐軍卒之屬帥剝割生民之守宰瘠公肥私十常八
九而糾劾一二焉言無施設皆由臣未無狀者冒忝之故也或
目之政從於冬夏季月裁去金石其不可以退也明矣論銓
不風采使精勞之人抱淹於不廷居下之邑黜棄於也宦家
宰總治百官然後人物不可一日無也而曠闕未差八朔于
今御史咨詢民瘼按察不法在祖宗例盡於春秋
或歲送於無時巡按瘠叫之稱久矣而廢而不行九載于茲
塞責陳些亦不足施皆由臣未無狀者冒忝之故也
至於經筵之設非但為討論章句而已必講劘若程頤
君德時政得失人物否臧古今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皆得以
言之故例講不足而有晝講晝講不足而有夕講猶不
不足有不時召對無時夜對猶恐下情之或阻又有輪對
之例我列祖終始典學之念咨詢治道之謀詳後嗣

之所當法而講道久廢引様無日臣未塞責陳述而言
不足施此皆由於臣未無狀者冒奏之故也其他一二之之事非
止一二九藍無史守令之遷任者所當急急善述其代而
薦述之人或至半年或至累月留中不下百般難言人
君作天可改允風采動與號令汝也信如四時一定而不易般
後民乃信之而改易始息矣且苟於簡風采動無一定之規
號令有不時之變李好閱未失署之話所折毅叙未查
嚴之公矣今至三年尚無處廢李顯門許國趙澄未
獄矣至今三年未有定決如此未矣左所從言而舍默度
日臣未之死至此尤大且今者趙洽李以未疏達被張仟
亦不可觀然仍冒請命羅拜臣未之我答曰勿務退待出候

丁巳二月二十三日戊午

弘文館上劄請而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乙未時太白見

於巳地

丁巳二月二十四日己未

兩司再啓曰臣等所居者言地所負者言責豈不知言之可盡哉不言之可不哉而謀意淺薄志氣疲軟已言而無敢言之者一可言而有不言之罪貪榮之誚賤哉之議不勝其藉藉再昨具由自劾以期必遞不料玉堂請出召命已至臣子分義不得不趨詣等其臺諫去就必隨公論言與不言皆不得盡哉可物議之譁然實是公共之論臣等雖欲強顏就職其於物議何決不可靦然仍冒請坐命而於臣等之職哉答曰古人既有禁諫等若佗言矣出於忠愛之意也今日兩司所論者可停若宜作予意而停之者不得已爲停之予亦所當竭其誠悃激切論啓以爲免下之地而已臺諫之人臣也何敢歷亂君上罪責來如而議論之略無所忌乎予雖不辭所忝若君位也君臣相濟之義不必如是也勿辭退待物論○傳曰臺諫避嫌不可不詳悉辭予請拿問故以徐當貴宥答下矣避嫌啓

啓中有曰已命處置亂中止不可云前後啓辭不同未知何故
此由詳問以啓○浩曰頃於公座直指姓名告之及之于有何
拿覈之事乎多有煩言使之安巧入來察我以爲國係之
意言乎所因○東宮下令曰師來在門外云處置宮官對問仍
致好乎上來除用甚悦之意彌[illegible]卿[illegible]乎並即以下令之意
陛浩手師領從政奇自獻[illegible]曰即者處置宮官以好乎
上來除用甚悦之意下令臣不勝隕越感激之至臣陛來
適致累度落傷到原州乘船工來中有拿問之語亞
乎夜可速來待命適值逆風不得可舟累日宿於水中仍
致益傷方伏枕呻痛而待命云矣答曰知道

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庚申

閣謀府丞士田大升未上疏請奉還褒清承○弘文館

上劄請圍置三賊及弘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出仕事依

致弘之事自當處置姑勿煩瀆許頊未了已爲完畢勿

用太煩○領議政奇自獻上劄方三帶暮掌待命請罷臣

字哉及並帶○右議政鄭孝純九度呈辭答曰辭章九

至凉用缺然大亂當前羈遂未畢調理速出勿爲更辭

用副予望○傳曰故師傅河洛君河瑄朴光前孫朴春

秀相當職除授○成均館啓曰文廟碑石竪建事具由入

啓當允矣別設一所以文廟建碑所稱號事自廟堂廳啓

下施行何如傳曰自今國事多事緣費竭乏姑待諸處竣

停罷後設所以建○傳曰予以寡昧叨居大位福過之災仍

致疾恙加以國家不幸之變亂而生中夜憂惱諸症轉劇

針藥之無效累月沈綿不出戶庭之間長與藥爐相環

顧自憐之無奈何君道中疾病人而藏免而予不可乏然於

而日甚至於如此而彰其過予甚瞿然固當含容詆黙
以畜自修竟無一言悟不知予故略陳其一二繼進〻不聞大
改〻進留亦因郡鞫多于累月病中不甘煩惱而然也家
寧亦君任甚重嗟簡以好比非迫促〻于也守令多進以〻
流延雖云公議自古風中例多失實詳覈以變亦非大體
〻失三職漆危儀曰此至今已十年天下亦安而加此〻
議以陛而始譽於今日乎況已所定其罪毋乃以勝之計甚
合乎理而愈陸愈激若報私讎豈無人疑乎聆弘無免
擬於于大臣無左位〻負自工雖亦〻速變与誰不〻穿渠
於賞格或那哉法典或所有先朝旧例所勞〻典予以愛
忘倘或有蔑實之〻識其欺罔〻衆自有當〻者矣李好閔
於桑叙於于非但郡鞫多于過因予之病或未及變文置此
非軍國〻急務也藩臣薦望入延〻後思擇其可當者
繼或至進滯豈是無以放過者乎御史〻者進不者進條議非
晚也當此多事之日光者進調度使又者進御史外方以以措

手足予亦有思矣不辭多〻病予不如人執法言責之地
宜有摘臣之說一切不然予情如此而莫饒予恐非君臣
本意之意政院近臣也宜察予情○兩司啓曰臣等俱以無狀
久忝言地隨予論列至於聖明而聞有未蒙允命者每昨
煩瀆引避之實出於忠愛之意近撕無他腸藏者也下縫
以傷忘亦無非未安之意臣等聚首相顧無以自効誠甚淺
薄者不回天言辭亂緩致勤聖教臣等之罪至此大矣請
命遞斥康來了我答曰勿辭○司諫院啓避請許任遞差
答曰毋煩○兩司回啓曰丁巳正月初十日晬予合啓批答
晬處寬亂不須拿問嚴後拿問事停啓之後更不拿問
又不遠遠竄亂故避辭中及之矣答曰知道○司憲府啓避請
許任遞差李升亨劃去仕版李溶洞啓臣答曰毋煩○
合司啓避請園置三賊每啓每答曰不允○以尹暄爲廣
尚監司 命爲右尹爲兵曹正郎柳浩恒爲兵曹佐郎
朴宗胄爲正言洪書黃紐爲注書姜世恒爲禮曹佐郎

以丁好善為青松府使 尹孝全為慶州府尹

尚州牧

丁巳二月二十六日辛酉 晴

答領議政奇自獻箚曰予以勳戚大臣有何疑於人言安
心勿辭速爲入來盡謀國事以濟艱虞○司憲府連啓
請李升亨削去仕版李治洞改正許任遞差答曰依啓
李升亨有何削去仕版之罪乎只追收賞加許任予徐
當發落○合司連啓請圍置三賊答曰奈何定罪之後詳
審於久累月至於再煩至乃已甚乎休說可笑再啓不允
○司諫院連啓請遞許任答曰徐當發落○左右捕盜大
將秘密聽候生去以譏察緝捕等事也

丁巳三月二十七日壬戌

侍講院啓曰卽於王世子下令于東宮曰聖上功克刷平
逆亂追崇恭聖王后祔太廟又有卞誣之大慶再受徽號
臣民之慶無前無後窮協中昔在中廟於仁廟在東宮適
以邦家之慶請行進豐呈之禮今亦宜依此例而家進宴
允合情禮東宮以余意入啓稟定以行下令之意言生詳
舉而且有先於舊例而家進宴之禮令禮官定奪施行
啓曰先〇合司達啓請圍置三賊答曰許頃先於大臣與
元兇有異天健顯有可紀之誅予於其時已知之別無
深治之意況亦已遠竄何必至於圍置勿爲煩擾再啓
答曰已諭〇司憲府啓曰近來人情大勝公道掃地專由
祖宗金石之典一至廢壞而然也冬夏家錄之後必以大
政名曰去目者其來久矣故不能書者例借窠闕必以
積勞當次者次次遷轉俾無久滯之怨頃者之政自上下
重出居下守令之命而能書或以外官或以前銜堪差當

迁者甚衍矣目今窠闕已盡無一人可擬者非但久滯者
抱冤大違三尺亦意謙可言之以前衛及以守令冒授陞
迁者一切改正更當次當迁者計其時仕日月之久近次
次迁轉一遵流来旧规該曹不率旧章者可自用致
令政作顛倒其弊甚矣請堂上色郎廳并令推考
答曰徐當發落啓可依施啓曰一年冬夏兩考目蓋爲
積勞仕滿者次次迁轉而設 祖宗金石之典其意有在
故必備中外最居下之闕而之大政二百年来未有或
廢矣頃者自上軫念守令之久闕生民之多怨一命差出
居下守令而不該曹者而當以在我人差送出其窠闕儲
而不用以待次次迁轉之用可也而意外自用非法居下守
令多以前衛注擬差除亦品之闕亦多差出而不儲其条
下窠滿之人將無以迁轉而抱怨於積薪之下極爲非矣請
吏曹堂上色郎廳并命推考答曰徐當發落

丁巳三月二十八日癸亥

傳曰黃鸞齡李春起未乃是先朝經程生來時授書衆人而今已正刑渊當告于宣廟令禮官議處〇大提學李爾瞻啓曰臣自被兇黨未巧誣罔之辭比戰楚筆硯頗不更作考官累次控辭皆未蒙允尚握此顏隨行已爲月矣不料今者又承召命責出書題心魂驚惕罔知所爲伏乞聖慈曲察危悃亟遞文衡之任以殄誣陷之言答曰勿辭安心書題再啓曰切迫之懷兇已陳乎而聖命未收私悶尤劇請命招提學同議出題何免猜謗不勝幸甚答曰依啓〇時有賜柑泮宮儒生製述之事也〇以三清洞擲奸單字傳曰雖曰習射此時山間水曲雜人嚴禁而習射處豈無其所而何必犯禁習射於此處乎極爲非矣李秀生不推考捕盜軍官不爲禁止亦甚不當並推考 以三清洞藏兵之說狀令搜捕也

丁巳三月二十九日甲子

禮曹啓曰伏覩 王世子下令〻意當此無前莫大〻慶〻〻依先朝旧例別設一宴於兩殿以謀孝思天情禮俱要允在 聽聆孰不感激第念下從上壽宴退定於五月初四日此宴當在於後而若不趁〻天氣漸熱極爲可慮日期差速上裁施〻傳曰目今國事艱虞大臣不附照非宴樂〻時也但念世子〻〻爲於宴者亦出於誠孝〻至意依所啓施〻日期以八月擇定

丁巳

丁巳三月朔丙寅

檢閱金葵夜致曰丞以劉從性諭予領議政許自獻不自獻掌以遺丞曰臣忝冒大丞之列頗被譏拿而不臺諫之傳論自以爲大丞柔弱以公終不爲未安亦諸古昔亦豈不以此相丞乎聖教至此誠爲惶恐而然但不勝之賤疾適患瘧極至謂理二三日當楊諸書按而待命云矣傳曰知道〇設院以訓鍊爲道提調意致曰謝不行直頃因上啓致丞柝希奮丞李爾瞻丞李冲至七輪田禧宿矣雖日希奮呈辭受由丞爾瞻丞冲將爲遞日禧宿而疾病予故不可預料爲啓朴鼎吉亦今日禧直宿何如傳曰允

丁巳三月初吉丁卯

兵曹判書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但當此危急之秋主兵治獄之務卿實諳鍊決不可遽易宜勿控辭安心察職

丁巳三月初三日戊辰

傳日影慎擇畫點睛日以十三日辰時寧壽宮之意詳審
下諭于丞旨禮官未豐且未造進備之物尚方雖急之造
送十八日難發必為寓居邊亭又患疲二十日後難發四
月初生還京城祇赴四月初十日後東安予段擇日於
退宮之意言于禮曹

丁巳三月初四日己巳

傳曰針醫安彥吉除職○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丁巳三月初五日庚午

領議政奇自獻上箚辭職答曰卿之入來良用慰
悅一省茲陳章令人缺然但臺論已停卿宜勿辭安
心恭職○備邊司啓曰各道兵水使注擬差出乃是
該曹之責頃後雖或自備局薦望之規而亦循
舊例矣近來大臣時未出仕雖有諸堂上而未敢磨勘
令兵曹差出宜當傳曰大臣已爲入來出仕後處還議
薦○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丁巳三月初六日辛未

右議政韓孝純十度呈辭答曰此時大臣不可退去安

心安心調理以紓○兵曹判書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省

劄具悉卿將推鞫姑調理勉出以完獄事

丁巳初七日壬申

館學儒生任罷之等上疏請亟賜文廟碑改立之命 改立

旨以從多士之願答曰省疏具悉當令有司議而處

之仍傳曰此太學上疏令該曹議處○傳曰平壤武

科試取額一依今番試取額例舉爲

丁巳三月初八日癸酉

傳曰平壤影幀奉安後文武科試一依全州影幀
設科例察為○戶曹照曰以內贍寺提調照辭貢物
未移守令殘且勿作米奉慈殿卜定還移之物從
移其司又為不足之物云云戶曹貿用予傳曰依照予傳
設矣各司所貢物後詳定時只計目前之所用不思
他日之甚巨繁式至于今各方貢物設令一齊上來各
司支用已為半不足之初經年不知者能獨內贍寺之
各司同計以多催促能止一再專不動念八道一樣
識為痛心內贍寺所收餘各司一齊查考過三年
貢物不知守令之弊殘勿揀赦前以懲後來似為宜
當但內贍寺路自辨責令戶曹貿易進排云者
是所不能正書之設來能為各司補不足而設之也
只為摠察諸司料檢果仍而已頃年間去歲未遠
各該司不成樣樣之時適回詔使之來若未成形本

曹者收各司貢物直辨於六曹懸送之無若之日公
六曹推移破補仍設不廢自是之後公謂六曹者
為一市鳩集衛之時市井無賴之輩各持物貨拼
填衛庭爭競喧嘩雜亂不忍者況且為
各部者未必皆人實緣請托所致所嗤之事不一而
足各司下人亦自貢物被奪之後無所聊賴遂日來
訴情理不然自上點檢種々弊端廢下停之發
上年同宗諄為東曹判書時痛陳弊端請罷入
啟業於之後諄適見遷仍不停罷至沖請罷東曹
後益見各司之難堪下吏之射利遂於己咸公事各
司所屬之物遂一還下已閱月矣各司貢物萃會東曹
之時公各司亦千文錢不足之物宜請於東曹東曹亦
不得辭及此該司雜物者如還下之後在不足之
物亦為仍請於東曹公東曹必所資而措於該司之
事宰不但甚扎予體決乎可繼之道一年充貢之如

若或不足於一年之支放不緊貢物減省可也不然
不加定亦可也若因順年之謬例而不思還下如前進排
不爲戶曹者不亦悶乎諸各司中內贍爲寺似
稍優而尚且如是至如內資禮賓亦無形衙門亦依
內贍寺例又令戶曹一樣進排不未知戶曹何取
捨乎雖欲承紛決不可得矣且戶寺進排御供果
多而元貢似少故上年十二月間因其寺之報不足之
物仍爲恒貢此不在於作米之數准數加定其下
紛紛便數月矣幾乃從因不得而又欲求助於戶
曹不亦未安乎通四五年未爲油清之數多至八百餘
斗云以此未收之物爲下諭于各道並自三月內無
遺上納不足之爲數年之支放用此之後不足繼用之
爭條議論則恐或宜當至於貢物作米之番不自
正曹取捨若因而作與不作一依前規係于祭享御供
不遑事聖之類不入於作米之中而考諸前例不等當

寺典牲署祭享事也寺衣院司道業寺司掌苑署
及其興庫俗上紙御作而内賜寺不在於御作之司之
中故已為抄出會東寺若論以御作之司不如内資
司園署諸用並義盈庫亦可皆言御作進納之
司若除内賜者此亦為司而収並減亦為無煩作來
者獨何司乎況此亦各司貢物在於年利之事諸
弱之時所謂各司私主人者數無一二云而及此東曹曰
國計不足其由有五偶然作未畢成之後乃其所云
之極為不當諸弱之人不東色之所以不為准給云而
東曹不當様貢物之價一從其言准給之後至於
人情作紙而為其給不其何不満於渠意而欲稱
其心請後已乎此事旦純毎年仍以之規不急之年
而止既已收拾為處置亦不可後會還給依他
各司例施行如其时處不足之物不依常規他司
其稼處可以得請上下其此並少補於其司或至於

奉慈殿祭享脩真具荏子粘米清蜜果為宜
於內資礼賓內贍不該用常患不足之司而內贍提
調亦辭如此而未可御供果倍於他司浸以為給
於內贍予者道其司更為之移付如何曰允
此作米曲折雖未詳然而貢物上納者二百餘年
流來旧例也到今一朝不意作米未知如何且上年
為之啓時云切勿作米且上年之納貢物各司御供
他司並勿作米事着實舉行○掌樂院啓曰自
祖宗朝樂工之設專為宗廟祭享之事也平時
樂工數八百餘名而亂後只僅三百餘名其中
少壯童四十餘名而兩殿祭時不仕者其數多故或
以壯童為充其數舞佾不齊殊見未安誠為
未安者其甚不仕者官不在院定時催促則終
而無官不顧祭享重礼甘心使喚令不得送事
甚可駭者甚不送者官從重推考使之刻日措

送湾白兄

十二月初九日甲戌

捕盜大將啓曰假稱捕盜作賊之人李男捕捉推

問則於今日以賊人囚禁時同囚罪人文順民同謀獄

中生心諸處作賊之事一一科招囚人文順民一處

窮問之意敢啓傳曰允○傳曰刑曹於後堂推

考邑郞廳典獄官先爲後推獄吏囚禁重究

之後以其罪人告於堂因使無虞隸逃躲之弊

○傳曰豐運宮如有後日移御之事不可不隨毀

隨治其傾頹處守宮內官言須急急修理于

言于該曹○訓鍊者兵曹曰者兵軍士各營入

番者則如武士於隊伍軍卒制之於近處替代

祇候而依據無地不得已借入閭家情事可矜而

營近處居李英哲能但不許其家執杖驅逐至

於突入營中叱辱哨官人心至此極爲寒心李英

哲令攸司囚禁治罪傳曰此是內使爲人家勿爲

因禁只推考治罪大臣謝之而已為議營不必
於入閣家人復察之○傳曰揚州推官許任為
平府侍李翼嘗借書換○更書郎白衣為郡
守李尚安三年十月陞授署經復曰東首道荒
司於直東書再度回直時無豈復薦東郡下人
避新首選路豐農予亦劉五湖空復如此待
變之時隨備諸具極為盡雖且多君宮配罪
人不無樂時逃去之患輒各呈其於方民情如
此不得不然傳曰知道○李甫膳非承宗勅奈詹
會于掌苑署看禁身贓訪為盟王遺中使賜
宮醖以獎之時三家者皆挾姻戚之勢各立徒
黨以相軋自甫膳主廢母之論氣勢張甚
勅朴不敢注及甫膳喉許豹約矢援擲擲中
指語極其忘悖至君諸孽胃位鴟文因母
栽凡殺第等語領相言自新豈復其端閔仁

佶亦和繼之寔告王國公鈞均之爲言之欲回而遂
成其私也寢不問承宗希奮亦將之甚憂甬
膳大窘乃以甘言啗柳朴同盟約均困大(甬膳之)
堂中(昌衍之堂)小川(柳朴之堂)以是日會掌苑罷
三家者及李覺(即昌衍之堂也)李昌後柳希發諸
會武人成佑吉(希奮姻家也)往來遊說李應獅(承宗)
(家兩也)設酒食同參賦詩爲誓王中之大老璘手
書曰病中吟了亦作會宗社之福也予甚嘉悅云
甬膳詩曰不是君王樂事忙只要和會話心
鵬搏亦解吾人意先占天和送暄聲承
宗詩曰十日和陰九日晴向來懷抱幾回鵬搏
空所瘦同清操者醉苦樽內醒爲希奮詩
曰憑君休道異同情但願彌堅鐵石腸李
白桃江者不發歲空期保姓名篤李覺詩
曰小來休言直宿情吾儕話語總肝膓滿

園芘卉者者好只怕傳無解語為解語為指李
慶全也慶全堂昌行為立為中小昌後詩曰由月行逆形
形生了忙績行仙茶润肺鵬此會應不能偶
爾果境須記小梅為希豈詩曰浮世光陰石
以忙如何分物惱了鵬同寅於貧垂衣從願見
唐虞至治為爾膝文作古詩曰三人作此會此
意何可忘君宗不和容父母心為憂傷君宰得
一絛巧言讒如簧從之絕继怨興國同存三大義
在尉進公道用忠良皇天鑒臨下鬼神無在
傳名自保令名職分子君主是會也爾膝約
矣鄭造君宗造憤志　題詩于爾膝家
曰眉之和親子子忙忙中之子搃羊鵬園芘
只在春三月散落殘歌自詩為其後三家
者卒不能和而應大絕之恩請起焉〇釋三
東淵曰生生不尾四星上入天田四生下生知龍不尾

黄抄尺許色赤○以朴鼎吉為直提學李昆运[illegible]持平趙有道為舍人李昌後為檢詳南以信為司諫鄭廣敬為典翰尹訒為同副承旨貴挺之為[illegible]校理尹知敬為兵曹佐郎吳汝穩為尚衣正傳曰楊州牧使許任富平府使李翼賓相換

丁巳三月初十日乙亥

左邊捕盜大將啓曰賊人李男文順民亦推問則因人
李惕信結黨潛出獄門假稱捕盜諸處作賊事箇
已承服據此招辭李惕信推問則因人持飯婢子
獄中𢤦奸事潛出獄門同處作賊緣由已爲承服而
李男等結黨假稱捕盜作賊事乃欲免重律諱
不直招極爲奸詐而去已承服李男文順民乙
議曹依律科斷李惕信段加嚴鞫得情傳曰允

惡

丁巳三月十六日丙子

傳曰，逆變連出，刑房承旨，雖非推鞫，姑遞，以早仕
句爲早出〇戶曹啓曰，近年經費日廣，國儲之竭已
至十分地，則裨補無策，各寺事例，已頓於庚戌
辛亥未年，以貢物作米作銀之事，故臣等敢請
各下，以移各道矣。之承之教，以二百年流來舊例
一朝不意作米，爲之教，臣等不勝惶悚，未知之至。之
此作米，非欲減損御供之物也，貢物本色及人情
作紙，源源題給於各司，而本曹只各官遞收民
間，艱消防納之資，欲爲取用，以補國計萬分之一
也，各司下人輩，及日勢家防納之時，至於本色
爲出，不給而默，無一言及此，本曹入啓作米之後
紛紛擾擾之殊甚可惡。依聖之教，只以紙之諸，且上年
已納內贍寺及他司貢物，勿爲作米，而一移兩湖
觀察使。傳曰允〇傳曰，影幀至京城，以常禮一并

爲法條矛另加察爲且親祭時執禮似當差出以
以其禮官議定○繕修寺提調曰備忘記楨之純
予其寺提調嚴致予傳啓矣楨之純當初以浮石
提調兼差而中間以政殿提造其後又提司饔
營造之提調者並諫致辭請以偸竊官物公然
防禦云云偸之物至等未及仲冬摘發爲難
而其諫致請必是致仲請浮石致以政殿司饔院
未盡負庫直之收司並爲囚禁推究直當爲啓
傳曰此下人未勿爲推問楨之純推考○韓浚男
啓曰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元帙十八卷分刊公洪
平安黃海慶尚全羅五道進上印出五十件內
公洪道二百卷平安道五十卷黃海道一百五十
卷慶尚道二百卷全羅道三百卷並九百卷
畢入矣傳曰知道

此政院啓辭
當書於此下
言于兩司傳
教下

丁巳三月十二日丁丑

正言蔡承先啓曰司諫南以俊以大司憲南瑾亞之三寸叔父也兩司一體故通避而在下者遠引猶爲退兩司不爲相避已成規例無可避之嫌司諫南以俊請命出仕答曰依啓○政院啓曰頃日兩司以啓衛頻窟之致實生於一國公共之論而俞音久閟興情方鬱時乃於頃日特下並依啓之教不但積勞仕內之人歡抃雀躍於心守國法而重其臺諫聖意所在至矣盡矣言路乎甚公道乎甚所在瞻聆孰不感悚然第惟考目大政自其員時不乎近日國家多事銓至三朔之久近轉疏遠人頓解體展下邑空民多受弊以至於僥倖生心奔競成風亦所宜必請考目政從速爲之得宜如頃日之弊亞等我在近密遠之所懷不得不達惶恐敢稟傳曰依啓○傳曰臺諫

所改作散官令東京残官令中侍調陰授詳覆
一〻奏了〇傳日頃日史曹堂上郎所推考了官令
了並依所〻意〻言了兩司〇傳日頃年津宮柑子
賜給儒生制君述科了賞典等例考盜〇秋
四日丈流星出貫索星上入天倉星下如鉢星長
七八尺許色赤

改元詔書
當書之お
此下

丁巳三月十三日戊寅

傳曰黃鶴齡亦予若告廟以似當須致令禮官議處○傳曰柳淡予今東道益固西殿實以盈○兵曹判書朴承宗上箚辭職答曰省箚具悉自上方為不穿長在調攝之中而連姻王室何忍自遂於此時姑勿瀆擾調理勉出存心察職

丁巳三月十四日己卯

韓纘男啓曰勤勤一字自古必須秘密不當時自君欲防迫僞爭猜之漸也癸丑以後名勳者至之未勤能使予體未安保功帝賞之業無智奉巧以觸冒真疏涵之敢不遠不已道路飛語極其紛擾及之家甚誠不可緩大礼退而相至已生七月內不實予致命振大亟速為勳勤可如傳曰自之迫日患疾頗重不得已係于軍國事予不力疾哉家未勤勤雖至予候如此姑待十餘日予病差歇後當之議處○傳曰永崇殿重建賞格從司金叢國加資其功人等差使員至工匠亦詳細也其予平安從司家下諭○軍功主簿姜絡之疏頗功陳許聲壞引 爾瞻案啟

前 之也

慎守思叔綿松庵劉方解許可肖郭藩少師成陣

擢戊子科狀元翰林時務初甚嘉之壬辰之亂以右

俛久任分朔多所匡益為他邊擊非救援件官

突賊陣者二年 中朝遣使冊封倭酋冀以款 朝廷以慎充使

兵仍請於國信使與倭同入賊屯探其意情形

日夜人以[redacted]為必死[redacted]慎毅然無難

色過海遇風舟人皆僵仆慎為文以祭因溺佛

義中忠持二年之間帳挽寃上又乘八月之秋

捐軀世甘精自髮慎遣付板蕩許國驅馳

注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於萬里蠻貊可行乎哉

形有表衣之不渝可質上蒼寧無愧四千里行役

以敵一毫憚勞三十年王夫正匠今日得力國王

聖之廉鹽抑陞職之當始直擲凡航遙指日域

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始使孱命失身生還

補伏所塵至望比忱識章斯言之不誣天有知

心淸一念之誠忘神其鑒之 既至賊陵過百請

一行惶怯失措慎不為動談笑以之藉甚於今

從容有及寇退上懷諸以舟將撫其懷悅以誠國

馳儀請自為先驅事理不行以許偏之初己丑

之秋宣士崔永慶之死至辛丑南方人文景緯

上疏進非誠陣以為榜報善士因[redacted]從[redacted]一疏慎

為大司憲極言其誣遂得昭雪默八年後復

叙之後加輔世時 從仕累至經筵日廣慎在職

少年致於理財甚均因使權已經累多所

強設癸丑朴應犀獄起以鄭慎[redacted]

台諫打一時名流慎亦被逮責配雍凝漳縣[redacted]

初鄭駒為史書氣判好以李爾瞻擬諸諫

長論于儒流慎持之不許賂附世之爾瞻

嗛[redacted]遂得坐禍至是卒年五十八之子

慎治貴在今子史人莫能及為文老於駢

偶嘗為諸世子表有曰天將降任於是

則導之命之聿如有德言於姑徐之云爾

世稱其妙 後 貼福文叔

丁巳三月十四日己卯

韓繪男爵晉勳勲一等自若泌頃秘密不當付自己

初鄭狀於史書系判姓以李甫瞻擬諸諫

長語于儒流慎持之不許附彼世之甫瞻

大憲[redacted]以遂得罪謫　至是卒年五十八子

慎海貫古今子史人莫能及於文尤於駢

偶尤善諸封世子春宮日　天將降任於是

則諄諄命之業如有傳云校姑錄之云爾

世稱其妙　後　雅福文叔

矣　主之至遠館日傳已極奉之於

前判書黃慎卒于公館津浦郎

丁巳二月十五日庚辰

傳曰影幀親祭時殿之殿前東及東章以下東章用之事令禮官察之〇未時太白見於巳地稍

五更流星出織女星之下入河鼓星下北如雞之尾長七八尺許色赤〇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巳三月十六日辛巳

傳曰李昌祿予曾切人也並其中更加詳察以示
抄啓事當該司知悉下諭〇備邊司啓曰泗川
民人四千餘人聯名等狀呈于本司曰本縣以十室
殘邑介於兩營纔營之間爲百弊徭役倍蓰
他邑加以近年守宰之數遞民弊邑殘不成形樣
新縣監梁謐赴任之後以蘇殘恤民爲務民皆
蘇復之望矣不意褒貶居下民等驚駭怪訝
若奪其前梁謐少無所失治聲觀察使
時東巡審而直於考下本縣云京考甚高前月
之內再三題送民不堪不能支保將爲流散不盡遠來
許顧借前年云云嚴最之法京官考之三十日分
官考之五十日經後方許等第乃是金石之典
也今此梁謐赴任未滿四十日政迹未著而遽加等
第是非法典考績之本意請下該曹申明

卷象自下以後元虞衍等等依法典論以為當

傳曰依至〇巳時日暈左珥暈上有冠色內赤外青

冠上白氣如虹生自左珥圍下而指南方長可二丈

丈廣尺餘久乃滅

丁巳三月十七日壬午

繕修者，並與日下此雉宮外墻之築，周迴澗邊
基址石雜石運入之役，極爲浩大，頃年昌德宮營
建，其時已伐用餘之石，不爲不多，若取用此，移役
近切，力甚省，宮墻完築，洞彰義門閉門運入，何
如？傳曰，允。多定武五禁軍軍士十分嚴守。○右議政
韓孝純十一度呈辭，答曰，控辭逾過十番，疾未瘳，卿
亦引大禮，稠疊國事，日艱，宜速出肅，調理並出
兵曹判書呈辭，答曰，省目大段，已白，推鞫合
座之來，遂爲生，任察職

丁未二月十六日癸未

備邊司啓曰近來東西邊議薦諸堂上各薦
三人員數甚多難於取捨優數也啓予依未安
敎是此公諸有司議薦時使之各薦一人東西堂
上中除呈辭在外者頃人員外吏故薦呈者只
九人就其中五人抄啓矣今承加薦之敎又令各
薦一人被薦者六人故其中三人抄啓矣傳曰知
道所令人多更加薦○戶曹啓曰備忘記昌慶宮
新造者殿及各衙門修理雜物亦為措備事令
該曹察啓事傳敎矣昌慶宮新造者殿及
各衙門修理雜物之事斟酌磨鍊而定各道幾
者之物未收不多修理之物所幾可用故不可啓請
曰各道各道措備之物更也啓○夜五更月犯心後
星

丁巳三月十九日甲申

繕修廳啓曰仁王山下繕修材料初非磨鍊

予出處急速鳩集無他多方料理未得其便而詮

仲全羅兵使趙誼當今國事措備米石留置欲

上送云請令從速運船運上送以補繕修之役 傳曰允

〇備邊司啓曰當此西邊云虞之日金蓋國病

未行公策應處難請遞差其代急速下送宜當

引啓傳曰平安兵司姑勿遞差使之調理影幀

奉安使以承為之來新兵司預為議薦開

差出影幀奉還京城後即令下送〇戶曹啓曰嶺南

各樣木因此於每年歲末為始上送以供各處之

用而能但從遲期於後移文多至四五至於弁度

下諭移文上送不得已郎廳啓請下送而上還三朔

尚無一匹上送怪訝莫甚之際今見下去郎廳

羅總移牒本曹云道內各官皆稱一從兵司之

令戶曹給付司乃強以云言之無理乃如是矣戶曹
雖微亦一邦之所爲稟旨以會計司爲守令
者以示諭以營門之令而不以道臣之命令守此
不通道近年守令陸點之耕只在於營門而不在於郡
之故也東曹見在之木其數甚少所用之處日
益毛生東萊一策極爲簡便設近見東萊道營門
移文則各樣木疋數內若干同爲先上送事已爲
啓會各官云爲守令者上送國家之物如是精
之物者於其意則在於何處也請令皆算負一人
給之下送詢于郎廳尤甚不安令守令一一摘發
移文入送治罪且東曹所儲銀子及各不敷而亦
多用費餘在極少貿易銅鐵木物欲爲發賣
作銀補用而在東萊和賣則其價極歇必須上送
續載船上送自京貿販於後則所得頗優故上送
上送事以移催促能止一再至下寒之尤爲不當者

沒係物並爲速速上送爲當乎姑除生上來木 百一
疋百餘同每同價銀十五兩准數上送事下諭于
道臣及東萊府使處令下去算貸使之一對賣
來以資國家不時之用何如傳曰允以其月定限
限內不爲畢納者道臣推考事令該識○傳曰惟
宮役事方是考爲啓捕盜道述事郎廳遠營
使之專察者道之役○左邊捕盜大將啓曰賊人
李懌信總率傳徧之卒諸處作賊事綱圖之縛捉
賊人身男文順民亦一樣令該曹依律科斷何如
傳曰允○書籍校印者道啓曰三綱行實加三印
生議處事傳教矣新續三綱行實進上三件世
子宮七件依上教印出上送事下諭各道道臣
道印唱準者數日行知唱準更爲緘封下送而進
上件印出時手注紙亦令該曹預爲磨鍊上下
事措處傳教則且冊板本散在各道能造不謹

莊重以致詢矣如營更許之予承意路逢東曰子
逢迎亦多貽弊之端此板木可遺輸取京中以便
即用以廣其傳恐或可行並為刊書傳曰依啓
○以秘密傳曰雖宮家賀正殿視事者殿殿坐
於堂為之四五月內捧吉日啓之造成事言于
青堂○傳曰雖宮牆內出居民亦家舍及
價亦詳細計給也啓事言于青堂○傳曰雖宮
亦仍營造錦文用漆之亦道造事言于青堂
錦文用乃退唐軍而仁弘以其姪女妻之故於樞於力薦其人
使解風水者也○傳曰雖宮造成材木及來布東選令措
備且於二殿及殿坐於堂三處大門中門正殿門
及舟書之青堂議處○傳曰各衙門以其家造
成恐或有大寒可慮常尾多有墻造不必以高
大材木造成此意並速議處○繕修青堂啓
曰仁王山下雖宮修補迎當探後大內雖以舊家仍

補爲常時闕內應役衙門甚多墻底人家皆是屋
亦且不多民家皆撲地狹窄難容衙門必須及
時造成於後可以容接以成体面且內外築城之役
亦甚浩大料米木不下累千餘石木綿當用累百
同而應捧所餘米布些少未滿一朔支放中該曹
所儲亦應令絶四月等頒祿皆待湖南漕運而
湖南各官守令使之盡性全如田稅米盡尚未收捧必
於未及木綿亦皆待嶺南作木而來道道司亦
以傳料公貿易價者入來業已上送甚少巫等計
没奈何使自前處詮中全羅道司非自興當左
京仕歷歷者道備請國計之竭及赴湖南道國
予為君措辦米布云所儲米布從速優數上送以
續亦可之患且平安道司金蓋國蓋任多年饒
意國予營中措備之物最優於他云亦令隨多
少上送以補患缺之用傳曰知米布數詳細書進中

我以君營建諸王侯伯以下皆助工云内自一品以下於
至方伯閫帥京令邊將酌定助工米布雖畧為助工
不足可補奈酌議處

十五三月二十八乙酉

政院啓曰列聖影幀經變之後只太祖世祖兩位
至李甫曙至將以粟至只是奉長水為殿參奉時
生勢死者生完全而此外列聖影幀無一完存
於後日人自賊中得影幀破壞投諸呈進政院
諸一櫃奉安於宗廟矣頃日提調至於根於書判
書至李甫曙於奉審宗廟之時開審其三件皆
毀污不能認見惟文宗神像能顏分明不封
且書那後二字之可追為模寫之請乞於官議
大至完奪模寫奉安於其於聖上奉先追孝
之誠實以加矣至於殘餘追寫之節懷不能不生
清回偽並○宣惠廳啓曰京廳設立一年甚於
兩不收米之分雖是科外之役不為加賦於民
故纖回非民得以保全近來國綱解弛廳無恥者
喜為專之者專以剝民肥己為事大同收米之

而巧作名目徵斂民間者甚多因嗷嗷之怨未有甚
於此時使國家宣惠恤民之意阻於壅蔽也極爲
痛心令本道道臣從實摘發並申嚴約束以懲後
曰允○宣惠廳回啓曰當初本廳設立蓋於一兩
南收米毋論邑之大小專以田結多寡定乎收捧之
數以一結所捧每年八斗計用一年各種徭役之價
纔回民生一生收米之後則雖國家必定之役賦不
加徵民皆樂生者蓋以民之生業者少而蒙惠者
多故雖貧窮之民至於收米一斗亦少無怠慢惟
恐或後設立之後絶無稱冤之未收矣自壬子以後
至于丙辰各官各年兩未未捧之數多至一千餘
石猶不移文於本道道臣者不知其幾番而各
官無意畢納極爲寒心大槩未收之米多至於
此捧納之遲延至於此者實由於道守令之
草假托引用之故若爲循例移文於道臣不但追

臣視為具文常為守令者萬無動心畏法之理不
可不別樣處置各邑元數五百石以上至四十石未納
二百餘石以上至二十石未納守令亦其時在任者查出
罷黜其餘十石以上未納者官從重推考該道
臣不為檢飭之責在所難免亦為推考並勿
揀敍事仰如傳曰並推考

丁巳二月二十一日丙戌

司憲府啓曰備邊司郎廳李慶餘以新進武
夫徒務自便不識事体氣不甜横行於諸宰之座
下公事置之度外堂上責其怠忽不我公言
肆發言悖慢莫甚如此之人不可不痛懲請
命罷職不敍近來為守令者不思分憂重寄
一以肥己為事已極寒心宣惠廳之設專為
少紓民力隨道各官結卜之數量計收米以為元
百之術畿甸之民賴以寧息而本廳亦於
支用法立已久人多慢忽不收之米公然入己
事意之送許多不時之需將何以繼用本廳不
得已成公事來致各邑守令罷職入啓而只命
推考彼哉無恥之輩必不動其一髮如此所當
推考之事若不重治人誰畏法且本廳大臣之
所句管体貌甚重此等守令之罪亦不可請

將何以為國請信東府公事設川答曰信爲守令
爲我事緒當發落〇繕修青苗爲曰青苗君
司提調四員自外輪次仕進提調張暁被治之
後爲當東下差而其時役事畢故不差矣
者大役又稱君司提調只亞李冲亞沈淳亞
李賢三員而亞冲於東曹劉務自於村設衙
門例無之意君在而又無別隸青苗巡檢之直之
任然崇青苗不久後設役此奔走恐未專察
東青苗之任如此重大之役決非二三提調所可
周察之葉張暁未差於東曹速差生何如傳曰
允提調李冲自昌陵營造時備諳青苗之事
勿以例無之隨參如實提調青苗董〇繕修
青苗所自仁王山下營造之家陰大內修補及新
造殿堂於各衙門當為造成者多至四十餘
所間架實數雖未的然磨鍊而大槩應入材

尾極為浩大雖曰昌慶宮用餘材木七百餘條
此亦皆是係大要且不敷殿堂之用尚且不足要該
需用於各衙門字衙門間架雖務累多新造
材木雖欲以係小者貿用而當此水陸皆節
之時京江近處絕無材木雖給重價未由貿
得百爾思之計沒奈何不得已依本例派送
差役官於產材處給價斫伐又給價木於柴
木本市人使之備給而上年誤以係
大椽木斫來雖中用於殿堂而不合於衙門
之用々亦要脈串椽木皆以係小々私家所用
椽木斫來調發船隻返是之為先輸運予下
去差役官處付以送道當且當初所備鐵
物已為用下上年役予畢時僅々桔槔用之
又為取用於武庫矣用餘之鐵雖云五百餘
斤而其遺續用下之此難宮大役不可不為措畫

而乎甚悉白計會所出黃道道素稱産鐵東道
差兵使發出爲營儲正鐵各五千斤分置全羅公
洪平安亦道差兵使發各二千斤分置取用
似不乃已形至傳曰先自我死材木斫伐時例斫高
大材木終不免斷斵以用甚可惜也爲此事重遠法
宮之風棟樑大木不可亂伐下送差役官採遣一如
士夫家材木斫伐以來乎其間申飭言送緩賀一正
殿及兩隅墻自開月始役〇繕修者差形自我
爲大役且兩方從人招集赴役例又而上年繕修之
役不爲不大而適因米布稍縮募軍應役之者
仁王山下之役其爲浩大與上年繕修之役忽加
誠見在米布極少難繼其目之用且以年歲稍
豐故人皆自食雖給其日所給之價皆不及立給
以其形各發使役之軍槩其內兩隅墻之軍
少不下五百名各發役使之軍亦不下五六百名以

合計一千餘軍以雇立乃至此是大段可慮遊生
遊食之徒徵致赴役乃是前例且去年因儒生求
徵木從人之辭者道以為括木不無若後日國役
依前例自備糧限一朔赴役事回題當先矣亦適
且此大役前云從人元數一千名內分四番從道里
遠近形勢亦遠之意以給于各道監司以如此
曰元役事不多之時累百從人不必一時並送更加
參酌為之○備邊司啓曰冒法潛商係是一
罪而國綱蕩然至於核衙水柵引入米船致
喧騰播極為駭愕東萊釜山兩官推考之後
各別申明禁斷之意下諭道臣當為致啓白允
之後如是潛商闌入之事乃東萊府使釜山僉
使並拿鞫重治道司亦為嚴飭事申飭下諭
○傳曰訓鍊都道提調即直宿巡檢之事
提調加出以李堂金陳摠使之輪回直宿巡

捡○右邊捕盜大將啓曰以兵軍官宋秋祥本月十九日夜二更工曹墻垣三處見衝火之人執捉來告詞其姓名是金大成稱名人也如此之人不可尋常處置之該曹推問按律定罪何如傳曰知道後亦詳細嚴密譏察如此捕盜事申飭可也

丁巳三月二十六日丁亥

司諫院啓曰外方十考者十上者賞加一階不易之定法而近來此法廢而不行守令之貪汚無恥罔有顧忌者皆由於勸懲無法勸懲廢毀此法之致大哉請依十考十上而褒獎者請令該曹一依法典以勸勵懲之云云工曹正郎成汝撥發身乃蔭出無顯著名稱久居東班多有不稱之譏請命汰去木川縣監朴春英為人愚妄目不識丁居官殘虐緣為奸徵斂無藝之不堪其苦十室九空弛至於盡請命罷職殘額儀任忠佑為人悍戾無厭鄙吝甚至以冠辱殆多至於東班簡滿之至累月而利在受祿擯遠不雜恬然無恥物情莫不駭憤請命罷職答曰朴春英予依當差代任忠佑先罷後推次餘予依啓○户曹啓曰常時恒式需用

与前例經費木綿及之此之稱屋節前可行時記
物白苧布黑麻布亦價諸色同貿易唐物價使盈
盤纏並計合應用木綿交前極夥宜以之君仁主
山下繕修之役出於不意以齊望雲皇收合之
木浃羅文用若待嶺南上來木前當同陳生
用下欲成大役而今見西郎羅絹亞報君以皇國以安
東亦十官田稅作木若干同之送而其餘五千四官
未布分二運送者前下送于東萊羅絹亞東年而
望之路無疑將移出還云當於東曹能不知修
料公貿易之前而君年歲遣船不來未用未布當
其合官肴兩前甚多是支一年修後而如君不足
稱其生年之修以下已條身負而加添用前兩辰條作
不有前之送之意前下可緩至於再度下諭而
前堂司成書竝而當送其屋宿之不暇而不足前
廷命令擅自沮抑經不上送乎甚重謂兵可先任

雖更爲下諭必無上送之理移監司尹暄使三日內
發送移即上送以禆急缺之用至於各官守令
諸以監司之令不待停當者送東萊亦甚無謂
其中尤甚守令摘發者移之意以移于下去郎
廳啓以傳曰允新監司西驛到後發○以憲府
所啓京畿守令予傳曰此啓辭令京畿監司
詳覈以啓○傳曰後藥所啓造成時美貢茶士
尚衣院高品陰援○傳曰繕修者監郎廳監
役官以上年職名之負罪遞爲啓下使之察任勿以
生疎人爲言予之書監察爲○傳曰繕修者
監某布司所言未及上來者及所言材木未及
上來者一一催促以爲補用於此役予爲言予書
監○繕修者監所書白爐冶所用炭石所當
爲者措備而在入之所極爲浩大上年昌慶宮
之役給價埋炭於京畿水原邊各官及江原道

行面而官家貿易能但多折勒之弊未塩之物
斗升升升升之給之際或未能一一均以致多有虧消之
患近中水上民人之言不給價物或多全未受
者而民之眼役以極重若爲給價而其實以
勒定之者許多炭石又爲貿易於京畿水邊
以畿民之役偏苦而予未易就極爲可慮於郎
不用炭石以貿內於便近之地而一邊差定勤幹
之人埋炭於公諸道大山串黃海道白翎島而使
喚軍人以令本道水使兼兵使隨出當領水
軍百餘名限一朔赴役予以移以如傳曰允○兵曹
啓曰判書亞卿宗府患如前參知未差參議亞職
滯直內書亞贊直宿於曹仁王山下始役方急諸
予料理甚多姑依副摠管兼郎廳朴弼吉與
提調替直之規曹正郎與曹堂亞替直佐郎依
常規並宿於曹當爲二員式替以備不虞之勢

順便且更假官害生之契弖稟傳曰依允〇傳曰受
平君貞和翁主家弖加造屋乎所知內官言和
墻外空代多入加造乎言乎繕修者喻道〇傳曰雖
宮造成材木若斫伐後始役爲遲速難的水工
已斫伐未上來士大夫材木詳細給價速貿立送爲
造成亦易不喻道役官屋詳細言送郞廳亦
以解乎人十分擇送乎爲喻道詳議施行〇秘
密傳曰雖宮東西南北乙多數造立似當爲乎可
造屋並令喻道議定〇傳曰雖宮始役吉期
喻日速速爲推擇

金悌男家

丁巳三月二十二日戊子

右議政韓孝純上劉辭職答曰省劉具悉懇
當此國事艱虞之日以卿才成大臣可君為必
退之計乎宜安心調理以出〇判中樞李尚全
上劉辭職答曰古之為國者必舊任世臣予
雖不辭粗解此理之世臣捨之其誰宜依予
意勿辭察職〇兵曹啓曰逆魁金悌男家置遣本
曹郎廳与禁府都事眼同摘奸則東墻二間許
三尺者破毀東墻小內邊家三間許半破西
北墻外一間許半破西墻二間許破西南隅一間
許毀棘圍南墻一間許毀棘圍西墻大內邊家子
屋十廚三間碍壁皆破云請令該曹急速修築
為將何自當禁府先生二員本曹守直之不必加生之意
敢啓傳曰依啓急之修築等事兵曹郎官並注意修築速
為畢役〇據修者〇啓曰此雜官之役終

但矣生臣等還至於各衙門爲白如乎積役功力尤爲
浩大只以在京匠人年例輕易就役乃已爲乎旀右手沈
匠人等亦依前例爲遣矣但畫員亦工匠服役於京
中勞筋苦骨之餘又遭此徵發恐吝必倍者
令京道營司申明知委另加實戒其匠人役且
爲遷移安接得無偏苦之弊宜當此意捧後爲只
會于各道爲乎旀京中匠人等好生頑詐投托勢家抵
死謀避乙後如是厭避不現之人各各因禁治罪
後邊遠充軍爲乎㫆漢城府預爲分差且限推
官畢役間上司衙門及諸宮公廨諸營繕私
家營造并姑停爲乎矣匠人等雖屬上司自邑隸
別木並爲使喚爲乎旀承傳施行向教如傳白良

丁巳三月二十四日己丑

通川定配尹聃配所失火聃之母故於承勳夫
人亦隨往夜半猝遇火夫人未及出聃及聃之妹李
敬興妻聃之庶母於與突入救之並燒死聃之女
亦死焉江原監司馳啓以聞 令之反正命賞旌之

丁巳三月二十五日庚寅

傳曰予聽至此不差決難飛走影幀以四月二十四日設

難發祗迎親祭者初六日限退行予還遠為改擇

日下諭○傳曰以蘭滿遞來事不為付職予甚不當

自下詳察一一付職○傳曰近日繕修者並下教之予

甚多而畢日不見回報可怪並速一一詳察回啓○傳

曰繕修者並提調雖宮造成處頗多會坐料理議

處且雖宮舍衛門可造處一一畵畫以入○傳曰雖

宮假衛將入接假家速令者並造成假衛將三

員以堂上武臣擇差使之監守且舍衛門造成材

民幾許令繕修者並詳察書入○傳曰今方助

工米布中郡縣雖小饒瘠必不同自者並參酌以

會使各邑守令者識之弱以補此役○繕修者

並啓曰上此大役處生意於百處之中十分竭

惠者米布旧儲無者繼仍無策且不計無可

百五十七

後只自葺祠而已七承內外百官收米助工之命亟求
之務未及思其不感歉亦爲血氣者孰不爭先
呈能以助國家萬分之一乎京外群官隨高下
定爲等第也入于此定數皆以爲重遷而親外之事
不務從優如是務棄但因是州縣饒瘠不同州府
而不及於郡縣者有之郡縣而絕勝於州府者亦
多之至於邊州鎮浦亦與此同者並雖不務分
外加減而此又未道並與水陸必詳斟之高還分
付乎措辭以得勝或直當至於並與承使又必自
務力優助故不爲定數矣且木布又以此不堪之物
可用於經始之役而米麵又只大米百餘石半雜麥
其不用小米千餘石外子更生糧上年閏西路船米
多至二千餘石徵發無輸江淮米者並應發
一千五百石內七百石又已爲輸用其餘八百石方在
東府取而用之又可較目外之使而以第以江者爲緻輔

關防自上須爲措畫之數雖是春營之物不可擅
自輸來收布各官沿海之邑可通船路處亦不
須以米代之送從其市價貿米之送亦不害於彼而
有益於此且其米之送之時隨其物力加送米石亦
尤爲守其本意不必拘於定限雖爲餘數亦循
不必遲之契此之意並入於節會之中以知傳曰米
商宗室以其所爲堂下宗親或一二匹參酌減定
且兵水使以下與京官不同稍優磨鍊使之
定數且江華老爲大米未及之數者爲先之數
以爲補用○傳曰予聞者未快焉大內方爲嬪變
雖有可得之處姑仍該御此時內殿之端內宴
亦禮決難強行矣之箋議辭以七月二十日後之端
壽宴以八月設擇日退行此只於月間勿爲更請
仍行遵爲行會事予言于該曹○司諫院題
曰國家自設宣惠廳以來畿甸之民皆乃安居

亦業奔走務末之役者蓋以出力少而蒙惠多也
法立既久國綱漸弛為守令者不謹奉行反以此業
或為入己之資以致東廳務末多數欠縮此豈
民之罪哉東廳之抄生吾官尤甚末務者盖請朝
推覈生於重國計廣惠澤也自上每當快施新
政以示矜百之意而只命推考彼従論守令卬
亦懲惕哉愚臣之具由論啟亦生於逼之重法
之意而能達不為快從於不繼當發前之命繼
之下東道詳覈之意教東廳乃空倉點檢之外
也某之邑務末務某年末末准務之數石斗結合無
不照管之以至于道司而各官之多數末務責在
道司道司既不能檢發末務吾官亦被重推何可
以詳覈更望於道司哉況某年某末末務在任
守令道司既已查覈臚報於東廳吾官末務之
多寡守令之推之輕重係之東廳之文簿為道

司者更無申覈於其間請還收下並司查處之
命在其守令速為緊戕以警其他令經兵營虞
溪李瀞為人奸猾以己情妄見棄於人類久矣
及授本職形不悛惡凌蔑上官侵虐下卒畏無
顧忌物情甚憤請命削去仕版答曰徐當發
落

丁巳三月二十六日辛卯
傳曰鐵邑未納石者其其邑守令令宣惠廳一一
詳細書啓○傳曰昌慶宮營造時宗親亦爲助工
辛亥例詳考以啓○傳曰雖當辭之大提學爲
政也啓○司都目政以韓讚爲弼善任性之爲
持平柳孝立爲軍器正辛光業爲內資正李
敬輿爲利川縣監李弘胄爲承旨鄭廣成
爲兵曹參知柳希亮爲副提學李春元
爲公洪監司李大燁爲工曹參議朴自凝爲
副校理李尚恒爲文學朴弘壽爲知中樞府
事崔濩爲直講梁克選爲左通禮克選乃人
之隷也未免賤而竊科附會逆黨上疏躐歷清班以通蹊此
我黃益中爲右通禮徐國損爲禮曹佐郎
梢君前道爲應教鄭山立爲右承旨沈詻爲
司成李偉卿爲吏曹正郎任性之爲吏曹佐

郎韓晊之孫持平傳曰文昌府院君柳希奮贊
成孫授針醫安彥吉活人署別坐孫授左通
禮韓懷累經大禮加資禁府都事職役郎
度擇擬上自都目亡始為之

丁巳三月二十七日壬辰

傳曰須敎百官加資之 ○王世子率百官賀誅崔沂王下敎曰刑已懸衢旣示誅夷之典永成告廟載須頒諭之文憤已洩於神人事可傳於簡冊逆魁崔沂包藏禍心陰畜異志叨牧巨邑締結羣凶誘惑以士聚衆會諸族白沙亭之遊觀專爲潛謀海西儒之上疏實欲以舉以金鎬申孝業爲大將以致軍運朴英贇爲謀主定期五月擬犯京闕聚兵七百會於忠原分兵之成冊已列推戴之姓名又現作童謠而布傳書遍域理登高丘而狂呼者爲人發播稔惡至此亂機將發金孚弟金應男告逆黨已擒殺朴而彬朴希遠投江吏已拘囚漆田石下還乃意也堡樓門底要取間路衛東軒之滅燭取議仍爭固爲亂之獎也雖掩其詐付眞木之根示意帖捲給筆焉

之藥和毒燒酒而言在家投鹿海中家孫告變
之人敢售滅口之計欲防宣傳之來告自遣其孫而
陷賂彰止逆同之北部及撓營人而誘刺及其拿致
王獄之後更生奸猾之計密議言類誣引赴宰
恐亂真僞驚駭見中潛發諸囚俾無異招
前後情迹終皆敗露叅譎之賊首罪總一同惡
之徒承服甚多實乃言渠罪通王也至如崔君錫
崔君經崔植偎以元惡子姪及孫主謀衙中金錫
朴致遠朴與璜金欽又以元惡腹心終始謀逆肆發
語斬之章並置追戮之典吳慶一朴而文李鴻尹以
翼丁鶴亦皆服從元惡指揮其大逆不道之狀
一一直招合置常憲以正王法論戮章政明彰
奸萌之永息復言解表萬異惠澤之言流及
茲以敢示想宜知悉大提學李爾瞻製進○
傳曰李瀞依啓事言于諫院○傳曰宣惠廳致

犯死罪者
加百官資
家者代加

辭勿揀赦事下依施之意言之○傳曰許任已爲
知換似是而不言于兩司政院察之且金律亦已
啓達當初於啓城上承命據言之○司諫院啓
曰承傳爲任生務王言王言一下不可頃刻稽滯
承傳色金玄霖事曰東院啓辭批答既下之
後不即禀傳使王言久滯中間至於當下致勤
聖教致此者古所未有之事也若不遞現痛治以
日之患有不可言請命拿鞫定罪答曰已爲推
考不須拿鞫○司憲府啓曰非是繕修者道啓
辭難容之役米布生變分定於各官者因是
州縣饒瘠不同州府而不及郡縣者有之郡縣而
絶勝於州府者有之守令亦拘於定限雖有餘
力不無猶不足送之弊此意並入於啓中云云
然大役生於不得已而財料殫竭物力不贍民
力亦當計考各官田結之數量宜分定使守令

者不得加減操縱於其間而考覈辭免若私情
需索者於一尺布一斗粟若能民爲此守收得之理
若不定厥數而俾得低昂其手間貪官污吏
憑藉其欲多取於民小補於國瘠公肥私害得
滋蔓臣等再三搜剔本考覈公事實涉苟且
與得難防請以田結收布補用事議大臣明正
論得答曰依當發落○領議政言前自款上劉
辭我曰臣自十數日前不寒患嘔吐之證轉劇食
飲頓減至時嘗發不若將氣絕者於言語不通
必以水呷灌漑於後僅通言語大禮當前故黽勉
不得呈告以至於大禮之退於七八日而臣病既至
於此勢難在我況左相臣鄭仁弘以臣不辭之
故至今不爲首揆重臣之中亦多當作台鼎之
人而以臣不辭之故亦不登庸伏乞聖慈亟遞臣職
政不宜久使得調治公私幸甚答曰大禮雖退遞

獄繼賢國子錄虞同當被薦以輔鄉大夫子孫
春信宜勿煩辭調理以其子國子庸副子望
○傳曰睟子緣當發落子分明執不爲自分不
當重乃中間語傳郎三司已爲停詮佰當形
傳武敎達寧氣子言于禁府○忌殺以朴宗胄爲
從振朴永瀏爲郎文著作傳曰刑曹判書李
慶全除授知事李廷龜判中樞除授幼學朴
春元東遠原寧該除授南以興爲崇壽兵
使鄭廣敬爲鄉職李慕恭爲該武傳曰路役
竊漏俊生云

丁巳三月二十八日癸巳

傳曰上蹕歸退時還道路或未及中路必有顚
倒艱難之患遠遠時無爲傳之辭路○傳
曰林禮號爲朴京承傳下番之新之時送
于言于司譯院

十五三月二十九日 甲午

韓纘男以禁府辭定配等事啓白國忌此等事入啓未安而係于刑獄公事故入啓矣傳曰公道以國忌曰自前不書公事不爲入啓例也辭事與獄事異非書啓之事也明日入啓何晩今後國忌日不書公事切勿入之

丁巳

[redacted]四月朔乙未

司諫院連啓韓丕請拿推承傳色金天霖。答曰已諭不允。○傳曰予證不幸久未快差以致影幀奉移日期漸退已爲悶迫矣竊聞錦江京江臨津諸灘等處聚集船隻作爲浮橋小民失業其弊不貲甲寅年影幀奉移以體大船結船還涉今依此例勿設浮橋盡放船隻只以若干完固大船參酌結船奉移事言于該曹○禮曹以田大年請重建穆淸殿回啓曰龍潛舊地尚未重建其殿誠爲未安往年本曹具由入啓蒙允而因該曹公事遷延到今使豐沛遺基久作蓬蒿瓦礫之場豈非欠典依此疏中事令該司急速回啓擧行傳曰今年多事姑待後年更議重建○幼學邊大淸上疏請選將鍊卒邊邑守令擇遣武臣才智者以備南北團聚八道宣惠廳以厚國用亟命勸懃以絶僥倖之道啓下備邊司○備邊司以咸鏡監司書狀回啓曰胡人之

來貢貂皮祿俸受去之事始於忽酋忽與我接境朝廷
有一時權宜之舉以為羈縻息兵之地老酋繼忽而請
其意甚勤朝廷又不得已而許之事出姑息非計之得也況
蒲浦與中原地方不遠從此開路則其難便之狀誠有如狀
啓內所陳請下諭監司還給胡書諭以不敢轉啓之意傳
曰允

丁巳四月初二日丙申

戶曹以黃延監司朴燁等築堰查覈狀啓回啓曰權薛等
蘆田與否築堰曲折及結負俱在差使員所報臺諫論
啓之事該曹不敢容議工裁何如傳曰本道已爲覈啓別
無深治之罪○可○分揀燁乃而敍之子也父子並占津要奸貪無
鄙逆取橫奪贓穢狼藉燁之婦翁即鄭昌衍青樓昵友
也擢爲載寧郡守燁以方修撰結在衙中盜割國家蘆
田之半發民以千計親自監董築堰注與墾水田可種百斛
關西號曰朴修撰云燁附於柳朴故爾瞻之黨攻之燁曾
外結監司內圖宦豎得無事○王以臺諫方啓收布事傳
曰此時又起大役於予心深有所未安而費出於事勢之不得
已也至於田結收布尤爲不忍然如是啓之令繕修都監從
長議處○右贊成柳希奮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貳公
弘化之任卿實可合宜勿控辭盡心國事○司諫院連啓請
鞫金天霖答曰不允○傳曰李冲以盡心國事之人猝得

凡字以下小註印出

重病矛困危篤甚命李湛方在罪籍必不來救沖病如
此李湛放送使之來見救療 沖好佳標之迹述實之子也强佞
先陰加以世累不得在 先朝雖寵拜第而不得齒仕版
政昏之後因緣宮禁爲人秘議善採主意作奇技淫巧
以悅之朝夕進昵膳王必待其饌而下箸人有作詩嘲之
者曰雜菜尚書權莫當云新聞之後從臾搶當括克
聚斂如稱無厭僕以此旃寵日益踰陞一品其爲濁陀
邪賊害視爲前贖邪有歷敍清顯從爭政衙必述盛煙
際乃附鄭昌衍別立爲一黨肩隨大忠蟠其黨向論
與之至是行金尚擇善擇稱用時昌衍之父惟吉與
其權勢之事之亞陸及擇映惟吉以柴之權奸昌衍扇沖 叙重欺
沮之有世不敢其兄弟於俗娼婦引去 ○前判書黃慎
卒于龍津謫所 慎字思叔號秋浦爲人端雅有志
義文辭立朝風節可觀 滄使戚臣出不受命而敗人以此穌
或比之爲之人者善不獨慶北黨娼之搆加誣蔑論策

附會判籤士
林爾之

海西至是年士林痛惜〻〇傳以黃槙有功於國

家之人死於禍亂可矜復其官爵禮葬矣〻

丁巳四月初三日丁酉

弘文館副提學柳希亮上疏乞遞答曰勿辭勉輔台德○慶尚道觀察使尹暄拜辭傳曰本道人心近來不淑凶逆之變相繼而出事多寒心至如東萊釜山潛商出沒之輩必有荒唐狡詐之事譏察禁防嚴明申飭着實爲之左右道賊亦宜盡心譏捕又傳曰近來倭人進上之物自本道陪持人非但久不來納例致久滯卿今下去另爲申飭俾勿如是且離宮大役將起本道應納之物擇定差員急速上納以補繕修之需○傳曰近日禁府以新都事直宿以致生事新都事則或使之直宿當直典獄等處而本府則事知都事入直犯罪人有病者詳察救療禁府門外墻外雜人一切嚴禁事着實舉行而色承旨亦另加考察爲之○漢城府啓曰近來國綱解弛人多冒法市地之廛自有定處不可亂也而無賴之徒相聚爲黨圍立於鍾樓舊址者無慮百餘人貂錦綿紬及種種物貨藏之櫃中隱置於廊家而木同則公然排列

於礎石之上以左右望掩襲而抑賣之雖有宰臣名家行
過者立而睨視無意小避豈不寒心哉近緣國家綱紀不
立凡有不時之舉宰皆取辦於市民市民之苦莫此時若
也而此輩僭避市役實專其利誅所謂亂法之民也乘夜
横行鄉人掠奪者來必非此人之所為本府雖累次禁斷
而尋常苔罰豈足以懲其頑獷之民哉請自今後摘發
其尤魁若干人論以亂法從重定罪平市署及負商或如
前任也不能痛禁並為罷戚傳曰允○傳曰崔沖乃盡心國
事之人也不意病重以致闕後修啓提調監董之勞為
先超資用慰其心史臣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苟
一鄙夫也稟賦儉邪餘韻猶存綠交宦掖逢迎上意善事
為發身之本容悅是平生之態故眷顧之隆倚毗之重至於此
極特於惟疾之憂用施慰心之典噫有臣如此其於事君何自
古權奸之逢君賭寵患得患失之輩類皆如是為人君者可
不辨哉○盲人申景遵承命入闕內史臣曰夫王者體天法地

欽福保極惟德是輔用集大命者在是自底不類以災厥身
者亦是有慶有殃各以類至一吉一凶亶不外是也明矣何有
去聖王之道捨明辟之法而汩妖盲之怯說以驗禍福也況盲者
非人君可接之物闒中非雜人可入之地而致之大內進其所言
誕詭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噫古之人君謂讖蔡工而已
今之人君談命徵福而已
〇王酷好卜筮禨祥事旨卜中書達咸忠啟張
啟命等出入宮禁晝夜承命無節因緣爲紛
士李應李勤思倫等[illegible]致奢遇雖微細
政務必以占筮發獻成君張啟命以咀呪以務
其追論其處斬並其黨追及繳物付中書達
以前謄寫疑者改說事于頒發事

丁巳四月初四日戊戌

司諫院啓曰懷德縣監柳季龍居官不謹徵斂無藝用刑殘酷民不堪命請命罷職安西爲黃、道巨鎭物衆土廣吏悍民豪素稱難治新縣監柳全壽無名稱處事顚倒決難堪任請命遞差其代以有名望文武各別擇送答曰依當發落○工曹以備忘船隻放送事回啓曰臣等竊聞以浮橋一事西南船隻前期待候已經累月各處船人皆失其業臣等亦慮此弊而係于影幀奉移之擧不敢啓請矣今承聖教視民如傷之意藹然於奉先思孝之日至言一擧孰不感激依甲寅已行之規參酌結船奉移使當今禮役亟速議處傳曰允

丁巳四月初五日己亥

上以崔德明等事傳曰入覽後藏于該司崔德明等令該曹題給米布○慶尚道觀察使成晋善以郭雲翼所得還名書本草及雲翼平日所書手迹狀啓蓋還名書乃逆謀告變而雲翼所得之公私未可知也故自上欲辨其字樣之同不同遣宣傳官下諭以本草及手迹上送之教而晋善有是啓

○夜一更流星出氐星上入東方天際狀如瓶尾長四五尺許色蒼白光照地

丁巳四月初六日庚子

吏曹啓曰因備邊司啓辭以咸鏡道救荒事差遣解事
京官使之句管事允下而若無名稱則無以號令御史
敎差官中稱號事何以爲之上傳曰御史稱號發遣

句文

丁巳四月初七日辛丑

是日內兵房有唱歌喧譁聲聞于政院記事官等使人探問則司鑰張壽男兵人李天祿等三名挾率妓生縱酒歡謔者也記事官等即通于承旨以啓曰今日乃近代國忌也會飲唱歌極爲過甚請並推考傳曰允○兵曹啓曰凡無差備女人不可出入於闕內况兵房大內不遠之地今日乃近代忌辰而妓生稱名人乃入兵房唱歌會飲極爲駭愕妓生自曹已爲囚禁令該司依法重究而守門將亦不呵禁以致恣行無忌並爲推考傳曰允史臣曰近來國綱解弛紀綱廢墜外間女人之任意恣行有同闤闠歌兒舞女之承召入內不異私第則司鑰之挾妓忌辰之唱歌無足怪矣法之不行是誰之責也○夜五更流星出漸臺星下入九坎星上狀如鉢尾長七尺許色赤光照地○朝鮮國王爲循例便民以裕國課事准欽差遼東鎮江等處地方遊擊將軍都指揮使丘咨前事節該准直隸永平府

駐劄遼陽理刑兼練兵推官董手本蒙欽差分守
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顧
憲票蒙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批狀據商民張彥順等告稱乞要
仍開中江市口等情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備移過府煩
查中江始於某年間奉何衙門明文開市後因何事亦奉
某衙門明文停止今商民等告要復開應否准從逐一備
查明白希文回復以便覆議轉詳等因准此為照馬市之
開兩利之道也今商民張彥順等告要復開市口果否便益
應否准從貴國煩請查議妥當來遼咨復回以便覆議轉
報等因准此行間續於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又准欽差遼東
鎮江等處地方遊擊將軍都指揮使丘咨因前事節該
商民張彥順等各告緣由本年四月移咨貴國去後至
今未准回復今准衙門屢次行催為此再咨前去貴
國煩為查照先今事理速速查中江應否開市火速咨

後施行等因准此行據議政府狀啓節該案查先該萬
曆二十一年十二月據戶曹呈節該自經兵禍農桑並廢
一應官軍粮餉及本國經費十分匱乏平安一道霜雹爲
災禾穀不登各處飢民賑救無策而遼東地方米豆甚
賤合無於中江去處姑開場務通行買賣等因咨報遼東
都司去後隨該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准遼東都指揮使
司咨節該准欽差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
東布政使司右叅議楊咨蒙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
處軍務兼理粮餉及防海禦倭軍務兵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顧批該本道呈蒙本部院批據遼
東都司呈前事蒙批分守道查議通詳繳又蒙欽差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韓批據本司呈同前事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隨行會
准遼東掌印都司崔咨會准寬奠副總兵佟養正手本
回稱查議得中江係長奠堡該管地方離義州約四里

許近因倭奴侵犯朝鮮於西岸奉明等逮壞基仍隔
鴨綠一帶令彼國迫遭兵荒時值遣之似當相時制宜
以贍其用令無於中江貢道處所築一土圈或准一月一市
或准半月一市稍待彼國兵息年豐即行停止惟後以
原無此例謝絕緣由回復劉司該本司習得朝鮮令被
倭殘不能依時耕種或糊口不繼懇求我地歲貿交易
比圖一時之便非長久計也揆侈劉將要於此處築圈
又定日期民不便也上年曾許我民過江在義州鎮交易
令無准令我民赴彼發賣不必築圈建置不必委員抽
稅候倭盡歸即行停止仍備告亦嚴諭緣由回復劉
道該本道著得朝鮮原屬藩國有無自當相通即其
城破民殘尚發兵徵餉以恤其患豈可閉糴屬棄以重
其危彼此貿易吾人亦有利焉倭退即止不得日益月長
斷無計之得者緣由具呈本部院蒙批如議一面行之不
可一切多事以擾蒙此合咨前去准此擬合就行貴國

查照。有今彼國人民准來中江逼近交易，仍候題允至日
另文回復知會等因。准此，就依奉遵行，此即當初中江開市
之曲折也。後於倭退之後，節經。經略撫院移咨革罷，而乃為
高太監所沮，因循累年，至有無藉棍徒奸猾不良之輩攙
越境界，戕殺人命之變，惹起生事，恐致滋蔓，所係非細。為
此，復於三十七等年節將罷革關市事理咨報禮部撫院
等衙門。續該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國准欽差都司僉
書管寬奠東鎮江等處地方遊擊將軍事署都指揮僉
使唐咨為革罷關市事，准欽差整飭金復海蓋兵備
帶管分守道事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劉手本，蒙欽差
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楊案驗，准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薛咨，據本國咨本部院，為照鴨綠江關市部文
議罷則擢程似應停止，劄令倭警屢聞，既有奸人以

商販為名窺我虛實者關係非細爲此除批行分守
道外合咨前去煩照咨備禮部咨文事理一併轉行該
道酌議停止准此案仰本道即便酌議自四十一年停止
呈報本院以憑咨復等因蒙此備移遼海准此合咨前
去等因本國准此又准遼東都指揮使司咨欽差整飭遼
東開原等處兵備帶管分守道事山東按察使僉事郭
咨蒙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楊案驗准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薛咨同前事准此該擬開市停止一節既有
總督撫院分守等各衙門咨案務會明文就省該管
官司遵行知會一切停止回報鎮江遊擊以便轉報此即
開市革罷停止之卷案也今該前因臣等竊詳開市之設
蓋出於一時救急之權宜原非久遠遵行之成例也倭退之
後經畧萬撫院趙咨令停止而爲高大監所阻因循

有年不期法久弊滋刻在奸生有等無頼互詆益肆其
猾始有犯禁潛圖終乃殺越攘貨誠非細故為此不得不
具陳利害因請停罷茲者商民張彥順等要復開市告
蒙撫院批下致此遊擊咨來乃以果否便益應否准從
為問可見各衙門欲為詳覈審處之意也蓋望遠有無
商民之小利玩法惹釁疆場之大患審此二者便否可斷
況前此停止並罷既經督撫等衙門體審查處通行
即目本國委難容易擅議今無備將前因開市停市
緣由咨復鎮江遊擊相應等因具啓據此擬合就行為
此備行咨復煩乞貴府曲諒轉報施行須至咨者右咨
欽差遼東鎮江等處地方遊擊將軍都指揮使立

馹

丁巳四月初八日壬寅

慶尚道觀察使成晉善抄啓李昌祿兇書告變時有功人鄭活等十七人先是晉善書啓有功者十七人而自上有更加詳察分等抄啓之命故至是抄啓而當初此事出於一鄉衆論臣亦未能的知某人有功一邑鄉中文報啓達今承有旨更加查覈則前日書啓中十七人似爲有功而別無輕重自不分等爲難故因本文報十七人姓名開錄上送矣○傳曰抄李龍金本道覈實以啓○傳曰係干繕修緊急事則與獄事有異雖國忌日即爲入啓○傳曰離宮大役將起道內居俺文用悳急上來事下諭于慶尚監司處史臣曰木妖大作性兇輩出性智[redacted]龍鼓唱邪說子羽文用接迹而起以至下諭宜召貽弊一路[redacted]○傳曰離宮城內所入家主計數給價俾無怨咨事這爲詳察一一書啓事言于繕修都監○傳曰上年冬至使上通事張得齡雖未知所犯何事而使書狀則刑訊亂打義州府尹則又加臀杖尚方貿易唐物來

抄

及畢納而經先殞斃云極爲可駭近日赴京使書狀不爲
擇差致有妄作悖理之事今後使書狀各別擇差使書
狀先罷後推義州府尹並推考○兵曹判書朴承宗上劄
辭職答曰近當推鞫大政亦爲臨迫勿辭速出○繕修都監啓
曰因臺諫所啓田結收布事令繕修都監堂上議處事
傳教矣都監所用布物不以民結卜定而分定助工木於守
令邊將有若求請者盖仰體聖上不欲煩民之意而欲
其自支家隨便措備也守令邊將之所資而爲用者秋毫
皆出於軍民而其中貪支污吏因緣濫捧憑藉箕斂少補
於國而以爲入己之資則本欲便民而其實病民也無寧以田
結收布以除濫徵花消之弊臺諫所論有見乎此也今該
曹計考各處田結之數量宜分定而既以田結收布則如近
人稅布等項煩瑣色目一切減革以祛分徵族隣之弊可
也並爲議大臣定奪傳曰允近人稅布則不可不捧此一
款依前磨鍊爲之○戶曹啓曰咸鏡道飢饉之狀臣等

未曾詳聞近有備局啓辭本道狀啓連續入來行過將士
之入京者無不藉藉言之道路相望流移者不知其幾云
目今他道稍稔而臣等不能積為畫處使聖上如傷之澤
有所未究一方之民雖被流亡之禍當不戢之罪誅有所難免也
今已節晚行文移轉賑救之際亦難趁期為之阿本道上年
還上多未收捧耗穀稍裕之邑亦未免有狼藉之患隣
境可移之處只有江原道而隔以大嶺嶺以西郡邑則道
里又遠決無飛輓之勢嶺東九邑應移之數亦且不敷然此
外他無可資之路如烽軍作米各軍作米則例為該道關
慢之用云此米及已輸運稅米一半外餘數及稅太三手粮
等從數督運隨得隨賑而已作木京納之役則以加收米
除出充數移送且江原道督運差使員及咸鏡道海倉移
上差使員頴為講定決速運到無弊收捧之意並行移關
如傳曰允○傳曰尹承勳夫人及子女孫并燒死極為驚慘令
本道恤典依例施行

丁巳四月初九日癸卯

利川人李啓明者來詣闕告變曰去十二月偶得逆賊李耕俊妻文宋好男諺書二張爲宋㳻宋沂等所奪此人等拿問則可知逆謀曲折云矣刑房承旨韓纘男啓曰今此告變人何以處之所告人亦何以爲之敢稟傳曰速爲拿來命捕盜大將跟捕告變人闕門外待命傳曰告變人姓名書啓且此人等皆在利川乎詳細問啓韓纘男啓曰利川拿來人家文書並搜來似當宣傳官亦並送何如告變人姓名則李啓明也所告人則皆在利川云矣傳曰中使宣傳官一時發送○司憲府啓曰鳳山爲邑當關西大路之要衝地廣物衆而人心薄惡大賊頻起今雖降號其實則勝於雄州大府新縣監李擇民無名稱被罪門蔭官也請命遞差其代以有名望曾經臺侍之人各別擇送答曰徐當發落○

丁巳四月初十日甲辰

韓纘男啓曰即刻當直都事金克銘來言昨日告變人
李啓明書數人姓名授克銘曰此乃光書中所錄人也李
奉明則已死柳震門則不知其居在何處只思順曰光書中
所書而書之云云臣招李啓明更爲詳問則李奉明則居利
川大陽里而其名李贇也與李奉進兄弟而不知死者何人
也柳震門則不知何許人而居住亦不知只書所見云云傳曰
並拿來柳震門居住更爲詳問拿來韓纘男啓曰以此觀
之所謂震門無從詰問都事發遣時震門姓名書給多般
密問于利川其吏窮捕拿來且下諭于京畿監司使之探
問各處搜捕拿來傳曰允○傳曰安岳縣監推考仍任柳
塗他守令待闕除授李澤民遞差他守令待闕除授○傳
曰綾城縣監柳塗陽川縣監李澤民除授○吏曹啓曰以
御史發送便否議于大臣則大臣以爲人皆言御史治裝之
言遠播則守令邊將亦有所畏戢而戒愼不遠御史今已

累年守令邊將恣行侵漁軍民不堪甚若外方之人日望
御史之來頃日備邊司郎廳陞平安道則邊民以久無御
史爲悶云若時遣御史則遠近人民必有蘇復之事依臺
諫所啓發遣宜當云矣傳曰知道右相已出並收議以啓○
以譯官朴仁祥爲知中樞府事鄭文孚爲分兵曹參判金存
敬爲同知中樞府事李之華爲分兵曹佐郞宋駒爲羅州
牧使趙戩爲寧海府使趙有道爲尚衣正柳慶宗爲兼同
知春秋館韓皎爲兼說書李尚吉爲冬至使李昌庭爲副
使傳曰續城府院柳瑾漣川府院李澤民除授

丁巳四月十一日乙巳

傳曰近日告變相繼危懼日久不無懈弛之事更加申明嚴密撿飭使無踈虞之患事言于兵曹訓鍊都監○回答使

吳允謙啓曰臣等此行實出於不得已而倭奴寇讎之域與天朝父母之邦情義不同赴京員役雖賷持物貨懋遷有無固無所大害矣臣等之行如有挾貨商販之事則非但使臣見侮國家蒙辱競利較詰不無轉輾生事之患自臣等行中所當嚴飭禁斷而萬有同行之人顔情狃熟似不足驚動其心請依赴京搜撿例發遣京官臨乘船時搜撿被捉之人斷以潛商之律臣等聞沿海水手率多被擄而還者比以此輩充定船格則此輩能通倭語與倭相熟渡海之後經過許多館舍留滯許多時日不無潛相出入漏通言語惹起事端之弊請令該司行會本道凡被擄逃還人一切勿定船格傳曰允○夜五更流星出艮方密雲中入天際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丁巳四月十二日丙午

掌隷院啓曰以朴天男洪應龜鄭碩僑招辭見之則朴天男則以為鄭仁馨援引事則必是身使李彥豪還退渠之已買奴婢之嫌仁馨則以銀十五兩買得而身則加給二兩欲為奪買以此恨嫌援引白千壽其時買奴婢時指路仍為證人云洪應龜則以為使身奴婢仁馨頭髮之際隣里人前縣監韓繼成言于身曰此非常漢何以使奴子歐辱乎所見不好故因其止而止之仁馨撤去其家云鄭碩僑則以為百爾思之鄭仁馨無所知之事辛申居分方居兩班常漢全未知之六寸之說萬萬無理仁馨者與臣知之則式年及第參榜事國人所共知而以謁聖及第言于白千壽仁馨之與身不相知之狀據此可知云朴天男洪應龜鄭碩僑等見引之事或以嫌怨或涉虛誕分明似當分揀伏惟上裁傳曰依啓李彥豪拿問事議啓

掌隷院回啓曰拿問以當傳曰依啓○戶曹啓曰兩湖調

度使李逕麟江原慶尙調度使從事官李芬務牌因
募民納粟之際兄職帖及追贈堂上職帖追贈堂上嘉善
賣職帖多有願受之人而數小賣未不能遍給云令該
曹兄職堂上嘉善帖各二万張追贈堂上嘉善實職帖
各一万五十張成送以廣得粟之路何如傳曰允此是空名
告身爭此事自壬辰以年不無濫偽奸濫之事雖或不送
詳細行會使無此弊

申漸之獄續
男欲威王臣
上下英許筵
錦繳之迹也

丁巳四月十三日丁未

韓纘男啓曰昨見罪人申漸屢擧臣名臣亦不知所以按獄事體至嚴且重臣決不可與推按偃然同參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安心參鞫○司憲府啓曰淳昌郡守閔機不有國法厭避衙眷加以托病來京久不還官請命罷職答曰依啓發落○司諫院啓曰利川近因邑倅遞易久爲空官今者寇盜竊發境內逮捕方急新除縣監李敬興以其妻歛葬在嶺東赴任無期請令該曹速爲處置答曰依啓○韓纘男啓曰即刻禁府都事來言告變人李啓明謂以門外人家接置待令而言語動止極爲荒唐恐有逃躱之患昨日始定軍人守直譏察然夜短乘隙不無意外之變何以爲之傳曰拿囚啓明將就獄歎謂羅卒曰余將就死耶無乃殺余耶知我如此莫如不來聞者莫不冷齒遂○傳曰自上所患宿證久未平復數日以來夜之痰又發影幀難發以五月初八日祗迎以五月十八日間

于日友即極擇以啓事言于該曹○傳曰逆賊拿捕事
體極重當以解事都事擇送拿來可矣今乃以新授生
踈都事下送利川以致家奴仁壽逃躲雖曰自覗極爲寒
心今後新出逆賊拿捕時必以諳鍊都事極擇下送事令
禁府各別察爲○以柳慶宗爲大司諫李廷爲分兵曹正郎
崔山立爲安東府使洪思斅爲春川府使○夜一更流星出
王良星上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丁巳四月十四日戊申

政院啓曰玉候未寧累月彌留而聖孝出天影幀過宮時
必欲親祭祗迎累次退定日期臣等不勝感激于中然而
難即日平復累月愆和累月調攝元氣一如平日然後
可以出外舉動今方在靜攝之中而欲强行大禮乎數
旬之後暑雨之時禮煩則聖候不寧不寧則累月針藥
前功盡棄而必加重傷況五月旬後正值極熱霖雨之
節影幀在途不無阻水之患列邑農民逐日奔走填塞沿
道不得灌溉民失其業怨聲嗷嗷臣等愚意影幀今
姑權安於全州客舍使參奉衛直承旨禮曹參議以
下及員役先為上來以待秋末冬初收穫停止後更遣奉
發則調攝之道影幀之行俱得其宜列邑供億之費人
民待候之弊亦可除矣請令禮房急速定奪傳曰不幸
予病如此累月彌留影幀之行未免退定常自未安姑
依昨日傳教之意令禮房即擇日下諭而限今月更觀

予候處置

丁巳四月十六日庚戌

司諫院啓曰實錄分藏事係重大奉安之擧不可小遲
伏見本廳擇日單子判付以霾雨不遠國家多事以八
月改擇日奉安爲教設有霾雨櫃封堅緻漏濕之患實
非所慮且國家近日不至多事遣使奉安有何所妨礙而
更爲遲延於累月之後乎擧之事係極爲未安請江原
慶尚平安等道實錄亦依京畿奉安例從速擇日
一併施行江界判官自前以有名望文官擇遣甚是有益而
新除授判官金誅甲人微望輕決難堪任請命遞差
代以曾經臺侍之人各別擇遣答曰依啓○宗簿寺啓曰
自經亂以後宗室之仍在外方者盡出於祿薄不能資
生之所致而但以法典論之則決不可容貸其中間或
追參公會者則固難一時盡爲論罪如石陽正霆愼
陵監希級等各在遠方凡公會一不來參極爲駭愕爲
先罷職以懲宗室怠慢之習傳曰允

丁巳四月十七日辛亥

傳曰回答使我國當奏聞天朝待其回下而發送矣爾等如是懸望一邊奏聞一邊發遣之意倭人處善爲措辭詳細開諭事令備邊司議處○傳曰回答使軍及各別擇送而罪人族屬切勿口傳差送之意言于兵曹及使臣處使之着實擧行○以李昌後爲大司諫黃德符爲正言兼春秋

丁巳四月十八日壬子

傳曰諺文聞未及世年李沖病勢尙重云雖當方爲

籌備而作門之所以營門先爲造排事令都監議處○

傳曰離宮始役處諸術及性智等依昌慶宮例待候

都監凡可問之事一一問議啓之事言于繕修都監○

司諫院啓曰府令不得濫率衛者明有法典而近來

紀綱解弛恣行不忌至於未婚子女公然濫率去弊習已

成乃穀耗蠹民生匪懌未收不由於此極爲寒心爲監

司者所當隨現摘治而徇情掩置不即啓聞亦甚非

矣令各道監司各別考覈禁斷如有犯之者一一依法嚴

懲事下諭申飭答曰依啓○戶曹啓曰朝廷旣有營建

大役則民之出木固非得已但今歲穀旣盡民窮財竭

朝夕汲汲如有萬一可據之勢則莫如停收待布以

將順聖意之爲當而近年稅入不能周一年之用十月

等給祿與明年正月等頒祿則每患難繼不得已

啓請京畿公洪道田稅引捧支用而今年則臣等爲
此之慮諸般作木作米拮据收拾之物通計未捧已捧
除自今至明年正月雜上下祿俸須給數外當有剩餘
出於常數之外就其中木五百同米一萬石移送漢依補
監以補一隅以紓民力此外不足之數備議處之恐或宜
當移啓傳曰依啓乃備邊司以倭人處聞諭事回啓曰依
聖教一邊奏聞一邊遣使以副渠等懇望之意措辭
聞諭於倭發使臣之後宜當此意下諭於慶尙監司
東萊府使等處何如傳曰允

此回啓書於十七日本傳教之下

薩摩

丁巳四月十九日癸丑

慶尙道無名儒鄭信道上疏曰臣頃於辛亥春得見被擄人全以生等書其中有關重於國家者臣請詳言之夫以生之類在大廉州者三萬七百餘人別置一邑將至二紀而所學者刀鎗也所習者戰陣也實是當百皆可敵萬而生還已矣徒自痛泣刷還一語遠寄萬里懷土之誠非但可矜向國之誠於此可想而況噴海長鯨雖曰已戢繼來風帆托以行商陰伺虛實謀欲再動則東邊之憂豈可一日忘也渠等周知國之利害又善於戰陣刀鎗之才者推刷而還之撫愛而用之則有補於國家豈淺淺哉伏願殿下令於回答之行無寄刷還之令則一家相逢豈惟感激乎心願忠於國猶勝十年之教訓也以生等書各爲封上渠等情事具在於此以生等書未下不錄

改旧上一間

丁巳四月二十八日甲寅

傳曰施文閣至今不爲上來慶尚監司處下諭使之今月内急急上送○傳曰雖宮營造一日爲急諸提調都監勤勤仕進盡心監董○繕修都監啓曰以收布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奇自獻以爲臺諫啓辭之意亦當於日昌德宮營建時每二結收二疋今則四結收一疋則似或不至於重難右議政韓孝純以爲離宮新建工役方興田結收布似不可已昌德宮營建時每一結收一疋今則減半只四結收一疋以濟其用以輕民賦恐或宜當答曰知道昌德宮營造時收布在先朝爲之乎戊申年後爲之乎察啓○司諫院啓曰外方守令殿最一委本道方伯方伯等第啓聞之後則不可有所攙改以貽後日無窮之弊近頃日慶尚監司啓本中以泗川縣監果證爲下等至於交代差出之後旋因邑民若干人單狀即許仍任此實近古所

無之事也後令監司等蔣在於五十日之前而誣之爲
治之狀不待五十日而昭著則豈可拘於此限不爲之
等蔣手一縣監之仍遞所係不甚關重而只慮朝廷
處遣方伯保擧黜陟之意自今日而墜廢也物情咸
以爲惶謝請罪誣仍任公事勿爲擧行者長水察訪趙
應紀上年臺論啓請罷存遞查覈之後自上特
下推考之命爲應紀者所當革面改過盡心職事而
近者愚濫益甚侵虐驛卒罔有紀極加以家行乖戾
爲人所棄請命罷職不敘答曰徐當發落

丁巳四月二十一日 乙卯

公洪道觀察使慶暹以朴齊賢査覈事狀啓曰木川
縣監朴齊賢爲人勤幹不畏強禦盡心國事本縣
積年未收之物幾盡上納未收還上亦盡充數如此
收拾之際豈無一二避役之人厭苦之輩而韓繼聲
績則聞於一道而臺諫風聞必有所據臣之所見豈
盡得無乎守令賢否臣旣不能明白黜陟臺諫所論
亦不能詳覈以啓極爲惶恐傳曰勿爲惶恐事固諭
朴齊賢推考○右副承旨李瑗啓曰爵賞人君之操
柄雖藩臣閫帥所不得擅擬況守令乎今者濟州牧
使李迨以旌義縣監趙逷良傳軍糧軍器別措備事
偃然褒啓濟州雖爲三邑主鎭凡褒貶等事亦必報
于監司以之轉啓例也迨不識事體以守令褒守令創
開近古所未有之事極爲泛濫請從重推考以懲武
夫縱恣之習傳曰海外之邑措備之物者不褒啓則

朝廷何以知之不必推考也且必有前例令該曹詳考以啓

丁巳四月二十二日丙辰

公洪道觀察使慶最達書狀懷德縣監柳季龍徵斂無藝難無所逃捕得自己叛奴用刑濫過酷道內有所聞大體居處荏弱別無可觀境內民情愁苦既極臺諫論啓豈無所據云〇司諫院啓曰藥房乃掌和御藥之任而非如尋常閑局也自前提調三員差出議藥同參事體極重固不可闕一員而近來都提調一員久缺未差藥房累請差出而自上以後當差出為教雖以現存二員甚於議藥同參固無一毫未盡之事而但念當此玉候尚未快復之時事体甚為未安請都提調闕遂差出以重內局 木川縣監朴春馥為人愚昧目不知書戶房甚職吏緣為奸徵斂無藝民不堪苦十室殘邑終至空虛甚為不治云故既發於公論而本道查覈之後反下極考之令物情皆以為駭愕請亟命罷職答曰依啓 朴春馥事當

初所論遞兵已爲移秀不免○司憲府啓曰礪山郡守
愼仁懲到任之後專以虐民肥己爲事托稱影職一紗
所用徵斂民間怨苦之聲騰播道路請命罷職豊川
府使邊翼其星爲人貪縱巧作名目責徵藉係托稱
搜討日事販獵民不堪苦閭境空虛加以利其校奴
婢之多驅逐訓導專占其身貢一道大小無不嗟歎
請命罷職本府累經武弁殘敗已甚限蘇復間有
名望文官各別擇遣答曰徐當發落○傳曰內司齊
州奴婢貢物瑞山保寧等官守令相爲推調不給船
隻以致至今不爲上納其頑慢之狀極矣所當查究令
該推考而下諭本道監司使於閏月初旬劃急速上送
○傳曰安山漁箭日次進上只以一魚各數三尾塞責封
進似累形先朝舊例監捉官各別推考一依先朝舊
例詳察封進事另加申飭使之着實擧行

丁巳四月二十三日丁巳

平安觀察使金蓋國書狀 本道上年失稔 而公私穀物轉出之數 亦不知其幾萬石 故今年民間飢困之患 近古所無 流離道路 飢莩相望 雨水周足 民有耕農 而種子農糧俱乏 至有抛農器而飢死於田野 極爲矜惻 賑救之策 莫如獨除徭役 而調度繁費之煩 倘或今日西路關防國家根本之地 將至於不可收拾 深爲痛悶 依上年兩湖例 各別優恤處置○司錄陞達 啓請罷朴齊賢 答曰 已諭不允 ○備邊司啓曰 國家重推刷之法 令本司句管 守令遞來之後 憑考解由 其意誠非偶然 近日寧邊郡守任義 以二口刷還到付來呈 報解由 已爲出給 而所刷從民 問于咸鏡都事 則所謂從民 曾不來現 到付亦未齎來 故給云 以此觀之 任義何從得此到付呈乎 其間曲折 必有所以 請推考 以防中間幻僞之弊 傳曰 依啓 ○以前日討啓 答曰 閔機遞

差事言于宣慰○傳曰近日司饔院京畿進上生物
及日次供上生物皆甚腐敗人不忍近右封進官吏及
司饔院色官吏並推考自今後着令司饔院提調
勿如前日另加檢察捧入○遼東鎮江遊擊丘坦送
橐駞彩段及雜履等物又送綵段二千餘疋要貿
方物數種

丁巳四月二十三日丁巳

丁巳四月二十四日戊午

司僕院啓曰陝川郡守洪純懿年紀衰耗處事迂
拙到任之後政委下吏吏緣爲奸民受其弊闔境殘
敝請命罷黜答曰徐當發落○兵曹啓曰祿米粒粒
皆出於民宋時有祠祿後世如丘濬輩識其無事而
食況今經費已竭民力已盡之時乎凡應付俸祿者在
京充病不能進身者外逐日巡將啓下以備扈衛如
有在外久未還者勿論職秩高下並勿付祿事
捧承傳申明何如傳曰允○繕修都監啓曰戶曹移送
米萬石散在各道各官以得易差都監郎廳使之
督捧而監役官等多數出送監董方患不足今不
可又爲出使有風力文官一員令該曹擇差都監郎廳
稱號下送若道則令其道都事專管督捧近道
則來月二十日遠道則三十日內一齊船運上送而其中
違不奉行守令啓聞罷黜都事慢不奉行則亦

厳後推移事黃延公洪全羅等道監司處下諭何如

傳曰允

丁巳四月二十五日己未

司僕院啓曰影幀過京城之時自上欲爲親祭於仁政殿以聖上尊祖之誠奉先之孝宜無所不用其極第念仁政殿乃人君蒞政出治之所也自古上壽飲福之禮必皆設行於此則其不得爲行殯受祭之所明矣頃年皇上遣使致祭議者以法殿受祭非之今於影幀親祭豈容再用彼例以貽失禮之譏乎況祭者誠敬不在文具則聖祖陟降之靈必不分別於法殿郊外而豈可以此一節致謬於情文之求乎請依古郊外親祭事令禮官更爲講定施行答曰依啓讀落○前兵使郭再祐辭○領相奇自獻上箚曰重得傷寒死亡無日亟鐫本職改卜賢德答曰省箚具悉比時卿不可求退宜勿更辭調理以行仍傳曰遣內醫看病○傳曰浮石輸入時及或赴其後着令浣容詳定輸入俾無壓傷之患事言于繕修都監○繕修都監以田

結收布時日寫啓事啓曰昌德宮營造時儀軌則其
時都監以田結收布事乙巳十二月入啓蒙允丙午子
來年收捧用之而戊申以後則別無收布之事矣傳曰
知道適離宮之後雖出於不得已而於予心常切未安豈
可收布民間重予不德乎無已則先捧近人稅布無[illegible]
外助工米布收捧用而姑待秋間以八結收一匹用之
似便更爲議處〇以上洪監司查發狀啓傳曰柳季
龍巖戒〇以柳慶宗爲大司憲鄭廣成爲大司諫鄭造
爲兵曹參知南以俊爲奉常寺正吳允謙爲僉知中樞
府事李綏祿爲舍人鄭廣敬爲司成沈諿爲檢詳尹知
敬爲兵曹正郎申翼壽爲兵曹佐郎洪克僉爲典籍
李敬興爲忠原縣監李好信安玫尹暄爲副摠管李蘭
瑾爲副護軍

丁巳四月二十六日庚申

傳曰君待李冲出仕後始爲儀定則日期漸後五月初生擇無故日都提調以下與中使施文用性智及諸術官會同詳問外正殿視事殿寢殿別堂夜對廳等處造成形止一一詳議圖畫以入事言于繕修都監○傳曰御前方物中白扇品劣所見未安今後預爲卜定于兩南各別精造以用事言于該曹

丁巳四月二十七日辛酉

開城留守李準書狀，本月二十四日境內北東中西面暮後雷動雨雹，或在成穗兩麥及立苗，不穀盡為損傷事。○大司諫鄭廣成啓曰，臣學術空疎，才無寸長，新授之命，出於夢寐之外，驚惶蹴踖，無地自容。仍念臣以除名書任之人，一朝之間，長在左右，雖得其人而授之，猶懼其不堪。臣性質疲軟，無強直敢言之氣，識見庸下，無辨別是非之明，絶交遊而論議罔聞，守愚拙而物情不接，乃爾思之，萬不近似。且吏曹參議柳希發，是臣之四寸兄也。雖尋常注擬，宜有相避之嫌，況大司諫是何等職任，朝紳間勝臣者何限，而乃於獨政之時，以來臣而首擬，其駭聽聞而招笑罵極矣，決不可不顧慮，恥冒非名，罷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盡職。退待。○司諫院啓曰，銓曹之注擬，必循公議，堂上之不避，載在金石，以此以致小無可避之嫌，請大司諫鄭廣成出仕。答曰

依啓。大司憲柳慶宗啓曰，今見大司諫鄭廣成避嫌
大疊則以爲吏曹參議柳希發乃臣之四寸兄也獨政
之時必擧以首擬駭聽聞而狙笑罵極矣云云參判柳
夢寅亦臣之妻同姓三寸叔而臣於再昨之政本曹參議
受點甚駭聽聞而狙笑罵與鄭廣成無異請命遞
臣職答曰勿辭盡職退待。司憲府啓曰掌上殺無緝避
法典所載則斷無可避之嫌請大司憲柳慶宗出仕答曰
依啓。公洪道觀察使李春元辭 上傳曰因予病若未得
而偷本道人以自古不逞逆變屢起而今又火賊日熾云甚
預防消患撫綏彈壓之方譏察購捕之策十分著意從
長善處而亡逃逆賊及罪人各別盡心購捕事聖司處
言送。傳曰離宮寢殿以圖形造送乎以方在造成乎察
啓且寢殿依昌德宮景春明光殿二殿之制造成材木則
推移用之而制度大小臨時圖形啓稟以定事詳察擧
行之意言于繕修都監。傳曰離宮基址不大以適中

材木用之可矣曾將如士大夫家造成材木斫來事及以
內下木布關東材木貿易事下敎非止一再至於中使往來
時自內亦累累傳敎而都監不有傳敎敢於監役官等
下去前先爲行移使之斫伐材木莞島則二百十六條皆
是大木難欲曳下非旬月間所可畢役云邊山則三千二
百二十餘條濫斫至此極爲可駭前頭法宮雖造成斫
木運事宜可從速移文使之至此乎都監當該提調都
廳郎廳並行公推考此書狀書意議處解事文郎
廳明日內給馬下送使之速爲領來而今後作大木切勿
斫伐雖或斫來必遣文郎廳詳察斫來事刻意着實
奉行之意言乎繕修都監 ○傳曰移文湖南先使斫伐
材木出於何人乎令都監詳察以啓 ○傳曰材木斫伐當待
監役官下去後使之監斫而何以不待監役官之去徑
先斫伐體大材木乎急速察啓而下書乎全羅監司 ○
傳曰前有法宮重建之舉而莞島邊山材木多斫如

此宮昌德宮也
雖樑構壯偉間
架不影又無別
殿別室後庭之
室故不便安頓
居自祖宗以來
於火孔於[redacted]宮
常居昌德宮
今依[redacted]慶[redacted]宮
徒作[redacted]空宮
[redacted]樑
攝殿小間架
十餘間官別
坐於十餘楹
包仁王山面
於林之東北
遂錦岩陵
未嘗有也其
用財先用[redacted]
各道旋物來
南又取中外
篁籍鑑置調發使調發將調發錢木糧炭鐵器等百役人夫
川八路或出糧者或獻銀或以一二回不足[illegible]民[illegible]

此甚騷斫條數遣宣傳官詳細摘奸以來咸鏡北
道兵馬節度使金景瑞書狀城津僉使李胤緒報云
公事多有非臣所為之事僉使亦以備報竊探虛實臣
於後行関書匠數取來則非臣所爲其中四張臣令李胤緒
一一查問則當該兵房全得一所為不下一張箇箇直招
偽印埋置之處掘得相考則用木一面刻兵使之印一面刻
吉州牧使之印以偽造印則亦在於孫彦春家臣又為搜探
而得一則乃前日進上黄毛偷竊逃躲之人也又作如此之事
尤極痛惡因李鏡城偽造印可考文書取招並為移送觀
察使柳公亮處而李胤緒能體上使之令盡力窮推其
功倍於一即偽造賊捕捉之功請依此例為先論賞

既得不足為寸補之賢舉而有信取信人奉使之人[illegible]用者并如講之後
所收之以貨太半自加無[illegible]月之不有戮大富者右王[illegible]吉甲子若以應游不必已久夜
贄無曾以前不實獨非人民也早晚會處也完方用良力中分宜盡都知之
可謂殷辰之勤者彌於其君紹余稱如彼其盛豪殷勤行仁也
若夫其參理世與舉進未業即兼其力田殖貨殺財田畢為此人耗
其御者有壽鍇於天下而啟及中法者壽鍇當其到歷而大吼目擊其
墮四而殺其樹若罷萬自修人統歷討賊先聲宣守范清
發書抑之國[illegible]著於經正無使已克死其壽鍇之孫言則予以為無伏
其論成二十年自是後言任進若法陳命其不能上疏言以死封
法以爲法其臣知亂以讓其內因有安其當收生為士舉先其役
以謗殺人難其數欲弘及家其弟張其鍇無證論就之眾者出
紅收召陵說及七臣意　其人言七臣可謀壽鍇其言可誅其人大者
請益壽鍇曰七臣已受先王付託[illegible]上疏極陳永[illegible]義[illegible]因死命合喝而諸
其罪大臣中而大惡又當因[illegible]殺[illegible]有一重於仁
弘大者[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死名[illegible]方托於天下[illegible]故不能[illegible]之一
自知為雷霆之壽鍇之寔中[illegible]是人以為刑
盛哉

[illegible]

丁巳四月二十八日壬戌

千秋使尹安國書狀官安徽拜辭上年冬至使賫去

欽啓於隆德殿延春宮俱有火災修擺進慰文書并

備禮物順付安國等行○吏曹以發遣御史事收議入

啓而傳曰右相已出並收議以啓事啓曰右議政韓孝純

[redacted]時遣御史[redacted]爲守令邊將黷戰戒愼之地乃祖宗朝

流來故事也故臺諫所啓實出於此但無一定之規斷自聖

衷參酌事勢不拘某時或預命治裝或不意發遣則

必不無所益矣云云傳曰知道○傳曰郭再祐別致賻考啓

令本道藥需題給後啓知事不諭于本道監司且遣

官致祭事令禮曹議處○傳曰奉信使前後出來先來軍

官等加資未窮則陞堂上擇其本衙門正職除授例

外遠次赴京○兵曹啓目以北兵使金景瑞狀啓罷黜金廷

幹事金廷幹令者不戒如此想出於厭憚故犯循例罷

職適足以遂其願六鎭防緊處充軍以肅軍律傳曰

只羅珉充軍勿為○以李順慶為分兵曹參判朴自興為
刑曹參判李沖為右參贊鄭山立為兵曹參知李昌後為
同副承旨李弘胄為全羅監司鄭道應為司諫黃克中
為掌令金肸為副修撰成以敏為分兵曹佐郎韓曦為
兼司書金措為公洪都事

丁巳四月二十九日 癸亥

繕修都監以離宮所用木布幾許乎傳敎事啓曰以昌慶宮造成時所用木布計之則一千百餘同而今此離宮之役閑基除石築墻等事比昌慶宮尤爲浩大今若依臺諫啓辭議得收布於田結其數當至於二千二百餘同庶可支用矣但昌慶宮所用米太多至一萬六千餘石而今所措米[illegible]極爲零星若以所收米布除出作米則紓然有裕於應用亦未可預知矣傳曰知道該曹經費外餘存大米多至四萬石而先送一萬石外方助工米連續上來則不患無米也但京外助工木布從速催納及時補國事更議善處 ○禮曹啓曰法殿設祭既無前例依院啓辭以有所見然事涉變禮非本曹所敢擅斷議大臣定奪施行傳曰允

(B)
732.55
4724
[v.16]
no.39
0205225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39